

關里文獻考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四

藝文第十二之三

記

唐裴孝智撰文宣王廟門記 成域中之大歸天下之往曰王王者  
應歷以宰物酌時以觀化威聲雷霆號令風雨不嚴人理合自然之  
運不行家至契如神之速德叶協於幽明道徜徉於古始無爲無事  
其大矣哉洎乎澆淳既變仁義斯起偃息庠序棲遲洙泗靈章萬物  
之首馳騁百王之末清類波於幽厲扇儒術於殷周故春秋作而賊  
亂懼風興刪而廉恥生美韶濩而忘憊之音息行揖讓而莊敬之心  
勸夫子聖者與名與日月周流業與乾坤終始隱焉而光闇然而章  
命服袞裳累代稱王曲阜聖人之鄉也先是闕宮霞微正殿岑立綴  
以環堵遂其臺門巍若化造疑如動允所謂淹中之勝槩闕里之  
全模刺史孟公休鑒德潤尊師道肥希聖研精百氏淫羣言夜火

非官曹之燭春桑絕附枝之詠判官郡功曹盧曠以文發身以清檢  
物博通數四科惟此祠廟厥初層構朱戶半傾雕甍中落難  
名之閭奧造次可遊如在之易睹將何以克恭過位加敬  
及庭於是孟公首之盧公翊之因命縣大夫兼太裴公  
新其南門書時也公名有象育元含莫廣學攻文始登甲科吏於舒  
舒等吏於奄奄人悅服蓄可大之用爲致遠之資由  
是庀乃程具乃役不斬仲山之石償以日而給功不  
時而就大屋橫亘雙扉洞開丹拱繡栴膠葛固景  
飛檐駢逼而棲霧局矯旣固享獻聿修官吏唯肅清之謹邑人無褻  
瀆席及階而升數仞之牆由戶而入君子以非孟  
公之化不行非盧公之不成三事叶同底於  
善孝智不敏儒家之流徒春秋舍菜之禮誌  
不腆之文俾刊永貞之石時大歷八年十二月一日也

賈防撰修新廟記

皇帝御寓之十年歲在己丑夫子三十九代孫

魯國公節鎮汶陽之三載秋霜共潔冬日均和里閭無桴鼓之聲者  
又有袴襦之詠道已清矣政已成矣於是瞻故鄉以徘徊想廟貌而  
惆悵乃謂僚佐曰伊予聖祖實號儒宗英靈始謝於衰周德教方隆  
於大漢爰因舊宅是構靈祠粵自國朝屢加崇飾文棖繡榻雖留藻  
繪之功日往月來頗有傾摧之勢故老動淒涼之思諸生興嗟歎之  
音今忝鎮東平幸邇鄉里雖無由展敬而敢忘修營旣而飛章上陳  
請以私俸葺飾由是命工庀事飾舊加新浹旬之間其功乃就門連  
歸德先分數仞之形殿接靈光重見獨存之狀睟容穆若更表溫恭  
列侍儼然如將請益丹楹對聳還疑夢奠之時素壁高標宛是藏書  
之後槐影疎而市晚杏枝暗而壇孤不假大夫幽蘭自滿無煩太守  
刺草全除稷門之舊業俄興闕里之清風再起旣可以傳芳萬古亦  
可以作範一時且開闢以來霸王之道言其德也莫踰於湯武語其

功也無尚於桓文墳土未乾而邱隴已平子孫縱存而丞嘗悉絕夫子無尺寸之地微一旅之衆修仁義者取爲規矩肆強梁者莫不欽崇生有厄於穰遲沒居尊於南面而樵蘇莫採廟貌長存道德相承簪裾不絕則夫子之道既可彰於積善魯公之德實無愧於聿修防目睹靈踪躬尋盛績仰聖姿而如在歎休烈而難名承命紀功讓不獲已刻諸貞石深愧非才謹記

宋孔道輔重建五賢堂記 五星所以緯天五嶽所以鎮地五賢所以輔聖萬象雖列非五星之運不能成歲功衆山雖廣非五嶽之大不能成厚德諸子雖博非五賢之文不能成正道由是三才之理具萬物之情得故聖人與天地並高卑設位道在其中矣所以尊君德安國紀治天物立人極皆斯道也然天地有否閉日月有薄蝕聖人之道有屯塞若天地否則聖人建大中之道以開泰之苟聖人之道壅則五賢迭起而輔導之先聖生當戰伐之世法令機祥巫祝之弊

亨楊墨之迂誕莊列之恢詭窮聖汨常三騶孫田術勝於時則我聖  
入大道爲異端破之不容於世也而孟荀繼作乃述唐虞之業序仁  
義道德之源俾諸子變怪不軌之勢息聖人之教復振其功甚大矣  
後至漢室圯缺揚子惡諸子以知舛詆訾聖人獨能懷二帝三王之  
迹以譏時著書以尊大聖使古道昭昭不泯者揚之力也兩漢之後  
皇綱弛紊六代喪亂文章散靡妖狂之風蕩然無革文中子澄其源  
肇興王之運韓文公治其末廣尊道之旨致聖教益光顯夷夏歸正  
道雖諸子譏諛憤惑欲攘其法戕其教榛其塗蕪其說弗可得已然  
賢者違世矯俗能去難者蓋寡矣而不免齊梁之困臧倉之毀苟不  
免齊人之讒楚國之廢揚不免劉歆之侮投閣之患王不免隋氏之  
抑羣公之沮韓不免潮陽之竄皇甫之譖其閒或譏其作經或短其  
修史彼徒能毀之弗顧己之弗逮也達者以爵位爲虛器太過者人  
猶嫉之况抱道德富仁義立終古之名寧無惡乎天地雖石無傷於

體日月雖食無傷於明聖賢雖困無損於道得其時則堯舜禹湯之  
爲君皐夔伊呂之爲臣功濟當世也非其時則孔聖之無位五賢之  
不遇道行於後世矣亦猶歲旱則澤之益甘夕暗則燭之益明世亂  
則賢者益固歷代以斯爲難也孔聖之道否則五賢振起之今五賢  
湮蔽振起之者無聞焉道輔道不及前哲而以中正于帝王幸不見  
黜而與進翼以賢者必輔於時躋於古以茲爲勝矣方事親守故國  
爲儒者榮嘗謂伏生之徒徒以訓詁傳功像設於祖堂東西序而五  
賢立言排邪說翊大道非諸子所能跂及反不及配闕孰甚焉因建  
堂事收五賢所著書圖其儀敘先儒之時薦庶幾識者登是堂觀是  
像覽是書肅然改容知聖賢之道盡在此矣

金党懷英撰重建鄆國夫人殿記 先聖之夫人曰元官氏子孫祠  
於寢宮舊矣宋祥符初旣封鄆國始增大其殿像宋末燬焉國家皇  
統九年始以公錢修復正殿後八年又營兩廡而積羨錢二百萬將

以爲鄆國殿之用而未給也大定間天子留意儒術建學養士以風  
四方舉遺禮興廢墜曠然欲以文治太平襲封公摠躍然喜曰祖庭  
之復此其時乎乃以殿之規模白有司而有司吝於出納乃更破廣  
爲狹刻崇爲卑由是別得故時羨錢爲殿費襲封公蹴然曰是規模  
者豈能稱前殿爲王寢乎吾獨以奉祀事守林廟爲職顧不得以專  
達雖然我豈敢不力與乃與族長端修親率廟丁載斤斧走東蒙深  
入數百里歷巖險冒風雨與役者同其勞得其松中椽檁者以千數  
又與族兄播市材於費凡焚櫨棋桷之屬皆取足焉會祖林大槐數  
十一旦皆樁死適可爲楹棟之材而二百萬者止足以充瓦甍堊堊  
與夫梓匠傭直而已時劉公璋爲節度副使實董其役趙公天倪爲  
判官二公廉直而幹吏不敢擾以私而襲封公得以盡其力越十九  
年冬殿成奉安之日士庶咸會願首聚觀邦人族戚更贊迭助父老  
嗟歎至或感泣以爲復見太平之舉也於是襲封公以書走京師屬



懷英爲之記懷英懶惰多故未暇作也居逾年襲封公被召至闕下未幾得以舊爵宰鄉邑將歸固索鄙文則序其修廟本末而爲說曰嗚呼聖人之道極中和而與天地並有天地而夫婦之道立道立而父子君臣之教達於天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邦風動教化皆由此始吾夫子出著述六經實綱而紀之以垂憲百代故後世推尊以爲人倫之首而闕里舊宅四方於是觀禮然則所謂作合聖靈者其奉事之禮安可以不稱今夫浮屠無夫婦絕父子廢人倫其空言幻惑且不足以爲教然貪得而畏死者奔走敬事至傾其家貲非有命令賦之也而其雄樓傑閣窮極侈靡僭越制度耗蠹齊民有司者不以禁而吾夫子之宮化教所從出有司乃以爲不急一殿之建至於身履勤苦然猶積年而僅成何其難也嗟乎夫子萬世之師也今休明之代不思其不崇吾獨惡夫悖人倫者方起而害名教故因是殿之役有以發是言也君歸其並刻之庶幾貪畏而戒於異端者知所復

焉

元楊奐東遊關里記

壬子春三月十六日庚子東平行臺公宴於

東園是日衣冠畢集旣而請謁關里迨丙午乃命監修官盧龍韓文

獻德華上谷劉詡子中相其行丁未同德華子中暨攝祀事孔梈器

之梁山張宇子淵汴人郭敏伯達出望嶽門幕府諸君若曹南商挺

夢卿范陽盧武賢叔賢毫社李楨周卿江陵勾龍瀛英孺信都李簡

仲敬濟陰江紱孝卿梁園李紱綬卿華亭段弼輔之祖於東湖之上

旣別自西徂東行六十里宿汶上縣劉令之客廳汶上古之中都也

先聖之舊治魯定公九年宰於此縣署之思聖堂是也有杜子美望

嶽詩刻王彥章墳祠在西城外以斯人而仕於梁時可知矣戊申晨

起器之從閒道先往是日至兗州會州佐孟謙伯益教官張鐸振文

振文話嶧山之勝爲甚詳子美所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者登

南樓詩也徐在南四百里青在東北七百里海在東北又不啻千里

岱嶽二百餘里吁二千里之遠今一舉而止與終其身拘拘儒儒於百里之內者不亦異乎己酉拉振文而東不四五里過泗河地頗高敞南望鳧嶧諸峰出沒於烟蕪雲樹之表使人豁如也又一舍許達於苗孔村見曳而斷者其魯城與鬱而合者其孔林與不覺喜色津津溢於眉睫也未幾器之輩躍馬出迓遂入自歸德門魯門一十有二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圭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者多由是門入故魯人以此名之族長德剛又率諸子弟姪迓於廟之西相與卻馬鞠躬趨大中門而東由廟宅過廟學自毓粹門之北入齊廳在金絲堂南燕申門之北堂取魯恭王事也是日私忌不敢謁庚戌鐘鳴班杏壇之下痛廟貌焚燬北向鄆國夫人新殿設繪像修謁而版祝如禮告先聖文宣王曰嗟乎聖人造物也七十子造物之物也於問答之際見之矣問仁者七而答之者七問孝者四而答之

者四問政者九問君子者三所以答之者無一似焉不唯不違其所  
長而亦不强其所不能故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造物奚開焉垂  
世立教百王所仰未有由之而不治舍之而不亂者也春秋諸國孰  
弱於魯降千八百年而知有魯者吾聖人之力也吁生而不見用沒  
而賴之以問何負於魯也後之有國有家者獨不思之邪今日何日  
創創庭下死無憾矣羈旅悠悠禮物弗備敢薦以誠告先師堯國公  
曰夫士君子之學原於治心聖門三千徒孰非學也曰好之者獨公  
爲然無事業見於當時無文章見於後世考之傳記一再問而止察  
之日用一簞瓢而止綿亘百世之下自天子達於庶人無敢擬議者  
將從無欲始乎抑非也不可得而知也適謁林廟獲瞻井里輒祭以  
告告先師鄒國公曰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之與學出  
於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  
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子而義匡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楊墨之徒

待子而後黜其爲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辨者哉與等去聖人彌遠  
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惟神其相之降階謁齊國公及魯國夫人  
之殿殿西而南向者尼山毓聖侯也次西而東向者五賢堂也謂孟  
也荀揚也王與韓也碑孔中永道輔文中丞篤於信道者也於家法  
無愧矣遂飲福於廳事賓主凡二十有五人酒三行而起執事者族  
中子弟也進退揖讓禮貌可觀信乎遺澤之未涸也焉知教養之久  
明詔之下人物彬彬不有經學如安國政績如不疑者乎杏壇二字  
竹谿覺懷英書壇之北世傳子路捨丁石蓋石之厯也夫所謂勇於  
義而已豈區區若是邪一有率爾之對而不免流俗之口蓋亦慎諸  
壇南十步許真宗御贊殿也七十二賢並諸儒贊從臣所撰貞祐火  
餘物也手植檜三兩株在贊殿之前一株在壇之南焚燬無復子遺  
好事者或爲聖像或爲簪笏而香氣特異趙太學秉文麻徵君九疇  
有頌有詩世多傳頌之大南碑亭二東亭宋碑一呂蒙正撰白崇矩

晉太平興國八年十月建金碑一党懷英撰并書篆西亭皆唐碑也  
一碑崔行功撰孫師範書碑陰刻武德九年十二月詔文乾封元年  
二月祭廟文一碑江夏李邕撰范陽張庭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次  
南奎文閣章宗時創明昌二年八月也開州刺史高德裔監修閣之  
東偏門刻顧愷之行教吳道子小影三像東廡碑六皆隸書而魯郡  
太守張府君碑非也西廡之碑八隸書者四餘皆唐宋碑是日宴罷  
并出北偏門由襲封麻署讀姓糸碑文又北行由陋巷觀顏并亭亭  
廢矣北出龍門入孔林徘徊思堂之上由輦路而北夾路石表二石  
獸四石人二獸作仰號之狀拜奠先聖墓如初禮前有壇石厚三尺  
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造東連泗水  
侯伯魚墓南連沂國公子思墓世家云相去十步耳而密邇若此後  
人增築之也然規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鬣封者是也子思之西石壇  
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者有曰祝其卿者先聖墓西北白

免溝也二石獸狀甚怪林廣十餘里竹木繁茂未見其比而楷木以文爲世所貴無荆棘無鳥巢將吾道終不可蕪沒而鳳鳥有時而至與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洙北泗南按世家云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繫易於此硯臺井在其西惜去秋爲水漫沒矣辛亥謁周公廟廟居孔廟之東北二里有真宗御贊碑車輞井在正東少南水清白而甘俗呼漿水井者是也廟北雙石梁井石上綆痕有深指許者百步許得勝果寺魯故宮也殿之東北大井圓徑六十尺深二丈水色墨如也東過顏侍郎墓林城之址顏廟也廟中孤檜高五丈餘由曲阜西復東北行一里入景靈廢宮觀壽陵陵避諱而改也東北少昊葬所宋時疊石而飾之也前有白石象爲火爆裂壇之石欄窮工極巧殆鬼刻也讀碑記始知草創於祥符潤飾於正和而大定中因之而不毀也此亦人君治平之久徃於貪侈之心之所徵也福苟可求則二帝三王必先衆而爲之矣福可

求乎哉大碑四諺云萬人愁者是也而二碑廣二十有三尺闊半之厚四尺最屬高十有三尺闊如之厚四尺龜跌十有八尺二碑廣二十有四尺闊半之厚四尺最屬高十有八尺闊十有六尺厚四尺龜跌十有九尺一在城之外一在城之內無文字意者垂成而金兵至也陵曰壽陵者誠何謂邪人東門飯器之家復西南馳觀漢之魯諸陵大冢四十餘所石獸四石人三人胸臆閒篆刻不克盡識有曰有漢樂安太守臬冢者有曰府門之某者折而北渡雩水入大明禪院觀達泉水中石出如伏龜怒龍寺碑云魯之泉宮也薄暮歸自稷門望兩觀穹然以少正卯之姦雄而七日之頃談笑別去則知舜刑四凶使天下翕然服之明矣孰謂聖人而有兩心哉後世如操如懿得全首領於牖下不爲不幸矣登泮宮臺臺之下水自西而南深丈許而無源吁僖公一諸侯能興學養士如此三詠采芹之章而後下其西靈光殿基也破礎斷瓦觸目悲涼而王延壽所謂俯仰顧瞻東西



周章者今安在哉王子復由縣城東北行十里許過陶樂村南望修隴蔓延不絕者周之魯陵也東南五里達脇溝村拜聖考齊國公墓而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二月望五十一世孫元措立石溢津高翹書溝水在林之東北入於泗其南防山也而山之峰東西三禮云合葬於防是也林之北東蒙路也自西峰而南謁顏子墓石刻曰先師齊國公大定甲辰三月先聖五十一代孫承直郎曲阜令襲封衍聖公孔摠立石太原王鈞書墓前一石僅二尺許兩甲士背附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正北有小冢不可考顏氏子孫二房在少東上朱村是日東南行並戈山而西由白村歷西魯原達東魯原館房氏家泗川公古具雞黍以待古孔氏婿也問之不知爲公孫公西也地多虎狼牧者爲之懼此曉幸無所苦癸丑穿林麓而東約六里許達尼山五峰隱隱在霄漢巔而中峰迥出蒼苔之所謂圩其頂者是也廟廢雖久而規模猶可見其西智源溪橋也端南卽大成門次北者卽

大成殿也其東泗水侯殿其西沂水侯殿也大成之後鄆國夫人殿也其後齊所也西有齊國魯國之殿齊國之東而南向者毓聖侯殿也大成之東齊廳也兵餘獨存焉正北中和壑也廟之西南觀川亭也瓦礫中得一斷石蓋前進士浮陽劉曄夾蘆辨也或曰夾驢劉惡其鄙俚故辨正之夾蘆峴在尼山西由亭之東西旋而下得坤靈洞石角濺濺不可入族長云廟戶管用吉成嘗持火曳綆而入比三數丈忽隙開有光睹一室口廣兩楹許中橫石牀石枕皆天成也而不可動今五十年矣以管與吉幼而瘠故可入也所言如此洞名劉曄之所刻也因涉雪水過顏母山下觀文德林以草木障翳廟與聖井無所見尋舊路復達魯原飯已西南瀕喝下而出由桑家莊歷峻山二十里而近達四基山遇兵士傅正徐州人導至鄒國公墓墓在廟之東北有泰山孫復碑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冢七比正墓差小無從考之南有寺曰亞聖寺有碑傍有古墓三行四五里過黃注村又十

里由石經埠正南少西行二十里達鄒縣宴彭令之宅四月甲寅朔飯後出南門二十五里達嶧山循山之西北絕澗亂石如屋旣而遇道者李志端爲之前導復西北行遊大湖懸鐘二洞東南行入燕子巖僕以病足與德華巖下坐待諸君之還晡時子中輩踵至國祥且示嶧山圖蠟紙按圖指顧若仙橋之巨石七真之西軒下瞰紀侯之重城漢相之故冢一如眼底如玉女峰千佛塔尤號奇絕所至流水修竹雜花名果殆若屏面而容縷數哉通夕陽下山遙邇由西北而進達於縣之南關報孟氏諸孫迎於道左卽造鄒國公廟庭奠已入縣復宴於舊館父老請見爲歡飲竟夕乙卯出西門北行十里入岡山寺而孟氏諸孫復攜酒至沿竹徑渡橫橋休於僧寺之靜室良久出山東北行二十五里達馬鞍山謁孟母墓北行十五里達趙山莊飯孔族家又十里許達於魯城之南登郊臺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四十步魯之臺可見者二是臺與泮宮臺莊公臺也不知書雲物者

何所也容考之北涉雩水由竹徑登浮香亭亭以梅得名少北一石  
穴茶泉也亦竹溪書而不名緬思前輩風度又有足敬也丙辰曲阜  
官佐至以私忌不敢飲丁巳將訪雙相圃會公叔遣其子治同諸官  
佐且酒饌復至不果時公叔抱樂正子之疾戊午從德剛子中登西  
南角臺望射圃圃在歸德門裏道側積土隱起草中或其所也臺泰  
和四年七月六日故人夢得之所築也竊有感於懷夢得元措之字  
也是夕孔族設祖席於齊廳已未辭先聖於杏壇之下族長德剛率  
族人別於歸德門外國祥暨德剛之子立之護至兗州西嗚呼讀聖  
人之書遊聖人之里幸之幸者也然有位者多以事奪而無位者或  
苦力之不足也况以鄧鎬之西望鄒魯之遠與南北海之所謂不相  
及者何異焉流離頓挫中有今日之遇伯達既繪爲圖且屬予記之  
敢以衰朽辭勉強應命將告未知者

楊桓撰修闕里廟垣記 闕里廟制周三里而弱崇垣四護皆圯以

粉塗庇以瓦木與夫殿閣門廊等餘五百架皆金明昌役也存經喪  
亂表裏凋敝中更灑掃百戶暫停主祀財單力薄扶傾綴朽聯缺續  
聖所成者不償其所壞朝廷頻年議加修復屢符本路揆度工費以  
軍國庶務方殷而事未及措也曩者山東東西道憲司諸公自陳節  
齋以下近及僉司粵屯公皆嘗督諭本部爲救廢之舉迨夫奉議大  
夫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劉侯用至元壬午秋七月繼謁祠下奠拜  
既畢周覽嗟惜而言曰夫州縣長佐之吏考績於三載必曰文廟有  
無增葺况予爲方面之倅廟庭在境而曾未過省何以處承流宣化  
之任乎今朝廷方當布文教善風俗以爲致治之本而於吾聖人祠  
宇切於垂意輦石伐木築基定礎期在旦夕矣今廟貌雖殘所餘者  
往往猶及宇傑觀而周垣圯剝外連於荒莽脫有野燒緣逸於其中  
不亦愈重朝廷之經費乎此事吾儕不得不任其責以今竊計莫若  
規無舊跡先起垣於四周庶或可以扞蔽他虞也凡茲所舉有涉公

裕之費者予固不得以擅爲以吾聖人之故妨其農事重其民役而  
俾之嗟怨予尤不敢爲也秋冬之交農事畢入蠲減他調而爲之不  
亦美乎及歸更與同僚謀之時總府判官李侯書生也聞之樂與協  
其謀劉侯之志得以不沮遂命孔氏五十三代孫權主祀事曲阜縣  
尹親莅其役仍以兗州檢校之乃於戶大丁衆之家從民意而借其  
力民皆曰此非公役惟吾鄉中之盛事復何辭焉於是相與執版榦  
揅削之具而至者幾千人於是惟均之以廣袤而不限其程勉之以  
堅整而不責其緩繹繹繩繩陬陬登登不亟不遲百堵皆興縮基於  
季秋之將杪斬木於陽月之旣盈宰牲醢酒勞其衆而歸之仍期於  
來春之首變高堦深夷蕪易壤益植松檜一千本於時衣冠行路莫  
不稱歎以爲殿閣崇嚴倍增於他日巖巖乎可謂夫子之牆也孔氏  
合辭爲予言曰自東平嚴公致政之後而能加顧於祖庭者蓋鮮矣  
今侯體朝廷之意以繼是美是不可以不錄桓時親睹其事義不當

讓乃撫其本初而題之於壁間

司居敬尼山孔子像記 設像事神非古也其尸禮既廢之後乎漢文翁立學宮成都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欹蹠向後屈膝當前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繪事兩旁晉王右軍嘗簡蜀守寫傲之有宋嘉祐中王公素摹爲禮殿圖此像之最古者然皆漢衣冠也居敬學製鄉邑遷學舍於城西建孔子廟時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張顓習於禮者也因問立像之制曰古人席地而坐高臺隆展旣已失之冕服之度傳訛甚矣闕里行教像顏子從後者顧愷之筆杏壇小影像吳道子筆及近司寇像皆漢晉衣冠耳禮記儒行篇孔子自言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孔子衣冠也逢掖深衣是已章甫元冠是已深衣以布身二幅各四尺四寸袂二幅亦四尺四寸殺其袂而圓至袼爲尺有二寸不殊裳其裳十二幅兩旁殺之領緣袼皆緇束以革帶左右佩有殺無鞶加以大帶紐約用

組黑履於是做文翁石室作石像章甫逢掖危坐謂孔子毓秀尼山  
率而居之坤靈洞乃問冕之制則曰散在禮經注疏雖互有得失衆  
而求之可以考見顧讀者不之究耳古者冕服有等大要冕弁冠三  
者而已曰冕者太古謂之緇布冠加紃紃纁纁旂則後王之彌飾也其  
冠古以布而緇之周以純其下爲武謂圍首者武上有冠以緇爲之  
屈加於武前卑有襜積向左或十二或九或七或五或三武貫以衡  
衡之兩旁有纁纁繫以瑱懸以紃冠之上加覆謂之緹緹旁有紐貫  
之於衡前後垂纁旂如冠襜積之數旂以玉十二者五玉元黃朱白  
蒼貫以五采纁如玉之色九旂七旂三玉朱白蒼三采五旂三旂二  
玉朱綠二采纁如玉之色固以紃紃纁於衡之左端加之緹上復纁  
於衡之右端繞於頤下再纁而結之結者爲之纁垂者謂之綏紃天  
子朱卿大夫青士緇而加以采次者弁以皮韋皆有會會謂縫飾會  
以玉如冕旒之數會之內以象爲之邸無襜積貫武以笄紃纁纁纁



皆冕之制次者冠元冠是也委貌章甫其名雖殊其制相類如緇布綬等衰如弁之制此其首服也古人衣身皆四尺四寸天子長袂袂八尺八寸公侯侈袂袂六尺六寸服冕者衣以絲其色元冕十二旒者衣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華蟲以上在衣宗彝以下在裳日在左月在右星辰宜畫北極在北山之性止而靜龍布升降華蟲雉也宗彝二其一畫虎其一畫雌雉如猴形以尾卷物內鼻中火之性圓而不銳白與黑謂之黼如斧形黑與青謂之黻如兩已相背九章去日月星辰而登龍於山龍有降無升登藻於衣七章自華蟲以下登火五章藻火粉米在衣裳黼黻三章衣唯粉米而裳黼黻七幅前三後四兩旁無殺縫其色纁束以革帶帶之前垂鞶鞶如裳之色紕以爵韋紕爲兩邊純以素純爲下緣十二章飾以龍九章火七章山五章三章無飾左右佩玉有珩璜琚瑀衝牙貫以螭珠藉以綬綬有等上加大帶帶以素十二章朱裏終

辟九章素帶終辟七章五章素帶辟垂三章率下辟并紐約用組赤  
寫服并者祭服以緇謂之紂衣裳帶鞞佩綬如冕之制朝服以布天  
子則素積祭服朝服長袂侈袂如冕而服并者通服元端焉端身四  
尺四寸袂亦四尺四寸故有端之名冠服則元端上士元裳中士黃  
裳下士雜裳前元後黃曰雜有鞞如裳之色帶佩有等黑履元冠深  
衣可也圭薦之而已既薦則共首非若後世執笏然笏則摺於帶間  
亦不執也執笏自後周始非古也既又作子思像於中庸精舍孟子  
像於孟子墓廬以鄒魯聖人之居四方於此觀禮故刻之尼山以俟  
好禮者有取焉

張頴中庸精舍記

鄒人相傳孟子故宅在縣東隅其一前臨因利

溝南揖文賢岡洄川掩抱好事者築曝書臺其間則昔日固有廬舍  
又縣治東隙地今爲淫祠者舊名子思講堂謂孟子傳道於此按孟  
母三徙自墓而市自市而學宮旁此地母所徙邪孟子他日歸邪受

學固當在魯豈子思子時至鄒耶歷世滋久文字不完傳信傳疑人心所鄉何如耳今千六百餘年矣邑人猶曰此故宅也此講堂也洞洞屬屬如將見之可不因人心所鄉以存其跡乎東陽司居敬來尹茲邑暨達魯花赤木忽難主簿兼尉趙國祥元貞元年復故宅遺址闢門修垣以表之爰寄講堂於曝書臺勝曰中庸精舍子思子南面孟子西鄉侍皆章甫元端危坐儼然昔日授受之容謂頴曰思孟往矣相傳之旨具在方冊子盍揭以示人副鄒人鄉慕之志頴謝曰何足以知之然嘗聞之先哲曾子事孔子於洙泗之間問答纖悉若禮記曾子問者多矣其爲學篤實切己惜乎嘉言善行不盡傳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乃聖人傳心之要曾子一唯授之子思子思述之作中庸一篇首曰天命謂性卽曾子所聞一貫者其書舉孔子誠者天之道之言以指全體自謂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言兼指體用子思親切爲人之意獨孟子得之其曰性善子思天命之謂其曰思誠子

思誠之之謂其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強恕而行則體用兼該至誠不誠之效與無息致曲者無以異授受之旨若合符契至於人心人路安宅正路四端四體乃其神會心得而知言養氣又身親實用其力者於是盡心知性以造其理存心養性以履其事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造詣於知之盡仁之至其用極於過化存神之妙故辨禹稷顏子曾子子思迹異而道同承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成春秋繼名世者平治天下而不得辭也學者沉潛反覆於焉有得子思孟子言論常體諸身聖門之學未墜於地不能無望於今之升斯堂者或曰聖人之道乃夫人日用所當行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是已今而高談性命母乃淪於空虛而無實用邪是不然性者天賦於人物之理而誠則天理在我之實然者自得於天者言之則渾然一理及其散於萬事則物物一理人能窮是理知其皆本於天則知物物各有其則不容一毫之私

開乎其間是則子思之誠之孟子之思誠三綱五常之道胥此焉出  
豈釋老空談比邪周元公接孟子之傳通書四十章始之以誠繼而  
曰誠神幾自發微不可見以至於充周不可窮皆寂然不動者基之  
其旨微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道也伏羲以來聖聖相傳其  
在人心固無古今之殊也嗟夫子思孟子不可作也故宅講堂遺跡  
僅存縣學既建又立精舍以明斯道之所自有德於鄒人甚厚亦非  
私於鄒也千載之下必有來哲聞風興起如孟子稱百世之師而企  
慕乎親炙之者故因其迹而敘傳心之要云

又廟學記

孔子舊宅因廟建學昉於魏之黃初其間興廢不常有

宋大中祥符三年殿中丞公自牧奏就廟側創學帝曰講學道義貴  
近廟庭當許於齊廳內說書乾興元年孫宣公守兗州於廟建學請  
以楊光輔爲講書奉禮郎始賜學田元祐四年尹復臻以文潞公荐  
爲教授給田二十頃以贍生員選任教導其重如此要必以講六經

之道傳聖人心法爲職而小學之教節目纖悉宜有分任其事者考之碑刻則學正錄皆孔氏子孫爲之蓋當時乃教授自署母亦選擇而使以寓激勸與抑因其親愛俾幼帥幼而入學者與金氏因之廩賜教育有加無替兵革以來他物未遑汲汲爲孔顏孟三氏擇師可謂知所本者而庶事將創規模未立暨予承乏謹復齊廳說書之舊夙興講經不敢一日廢而小學之教未有所託正錄旣非所署懷檄來者率皆受徒自養於分其任固不暇予幸逃瘴曠去任城楊君繼之而衍聖公始嗣世職司業楊君首以爲言五十四世思逮適得以孔氏子孫爲學正衍聖公遂付以入學之教■几席具器用廩食蠶鹽無不畢給專一人掌之於是八歲以上者皆有教養得肄其業屬予在鄆思逮實來請記其事且問所以教之之方古人有言在蚤喻教又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是故能言能食卽示以禮蓋幼稚之時其心未放則教易入筋骸易束德性易養也奈何爲人父者慮

不及此慈以畜之不知養桐梓於拱把及其既長習與性成閒有能稟志自立亦復扞格不勝勤苦難成論者常有今日之材之歎豈天之降材爾殊也邪弟子職一篇猶存古者小學之意顧貴介子弟豈無僕役而必俾親其事非給事事而已持敬之方固從此入是以子夏以爲先傳程子亦曰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一本故也夫子教伯魚以學詩學禮欲其事理通達而心氣平和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抑子夏所謂孰後倦焉者是謂學之有成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子夏所以分本末爲兩事蓋望學者合始卒而一致聖人之教不外乎此子思旣沒二千年閒能言能立世不乏人求其造詣蓋未見之入斯學者誠能從事於子夏之教伯魚之學以達乎子思廣大高明之極致庶有以慰衍聖公之望二君之所期亦予之喜談而樂道者也教授名演司業名桓衍聖公名治是爲五十三世孫也

王思誠子思書院學田記 鄒之中庸精舍卽沂國公授受故址而

爲之者也元貞初邑尹司居敬始之大德間宋尹彰終之宋尹又首  
率好事者鳩楮幣二萬緡敷於邑大姓收其子以給祭若延師費延  
祐改元劉尹遵禮慮學無田非久長計始割楮幣一萬五百二十三  
緡買田一百八十五畝七分二年朝廷改爲子思書院設山長以司  
訓導曹尹彬又割楮幣七千四百二十五緡買田二百九十七畝募  
民耕佃之歲收其入以廩師生仍刻田之疆畔頃畝於石陰是後山  
長曹德輝卜習吉又相繼買田十有六券計八頃一十畝有奇泰定  
丙寅宣聖五十四代孫孔君思本來爲山長課講之暇召典者稽覈  
學貲若田租之數悉名存實亡率爲豪右之所假貸洎黠民之所逋  
負卽條列其主名復於有司上於襲慶府府移文憲司憲司符知滕  
州事曹鐸嚴督鄒之官吏立期以徵時監縣帖哥洎尹王思明簿鄒  
惟良典史岳珪相與協力辦集未幾追已完君又買田三券計一頃



八十有九畝仍改募佃者以革其弊先是春秋祭沂國公割楮幣三百緡君以爲不足以備庶品迺援孟氏祠鄒國公例比十殺其二請春秋祭割楮幣八百緡朔望禮二百四十緡上於省部從之由是牲幣豐腆儀物畢備又慮其楮緡田畝久將湮昧也乃件其數之大總將勒諸石俾來者有所稽介友人泗水教諭李之質以記來請噫學之有田尙矣洪惟我國朝尊禮先聖先師崇學育才自京師至於郡邑莫不有學而學莫不有田皆爲奉祭祀廩師生也况鄒乃聖賢之鄉茲書院又淵源之地苟無田以贍給之可乎良令長旣相繼築臺構室而崇修之賢士大夫復鳩貲買田以廩贍之孔君又湔垢浣弊而更新之作者非一人成者非一日厥惟艱哉抑繼自今凡宰邑者以司宋創始之志爲志庠序安有不興者邪職教者以孔君圖終之心爲心貲業安有不殖者邪若乃侵假欺貸並緣爲市又豈望於後人者邪予旣爲之記復書此於末俾來者知所警云

歐陽元撰勅賜曲阜孔廟田宅記 元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御

史中丞臣亦憐真班臣祖常治書侍御史臣普化言於上曰臣等及御史大夫臣脫別台臣唐其勢議江南行臺接問江西僉憲任忙古台以墨坐沒入其私田八頃八十九畝屋二十有七閒家奴若干人在鄆境者實邇曲阜孔子林廟方今聖天子師法孔子設經筵崇儒術我御史臺以興學宣化爲職事顧孔廟歲入視前代猶儉春秋釋奠師生既粟時或不給請以今沒入產畀孔氏襲封世業之其家奴婢籍於有司居所沒入居田所沒入田世服役孔氏爲灑掃戶而輸其租制可明日臣唐其勢又自率其同列臣亦憐真班臣祖常臣普化等導意於內侍臣禿滿迭爾以啓皇太后於宮中出諭旨曰善一如皇帝制行之於是所司以產歸孔氏明年孔氏具牘來屬元文諸石仰惟皇元初得宋金郡邑校官田產無算悉以供其祭祀食其師生繕修其廟學其校官無田則以縣官緡錢充其用無禁有司不奉

命則御史部使者察之其爲尊崇孔聖之道非獨今日蓋嘗考之郢人書社七百里之事有無不必知尼谿之田齊遂以封一變而止魯哉此於世道有關聖人無與也今上富於春秋政事參決東朝居今之臣能言附益孔氏者皆引君當道之事也臺臣首陳經筵次表儒術豈有他哉兩宮俞旨聖志一揆兆足行矣漢初六經甫脫羸難高祖過魯之祠天下駸駸然望斯文之治史乃稱文景不右儒術以竇后故咎豈在是哉濯絳東陽侯之屬有一人者如今臺臣謀豈必金石絲竹之音作而後不壞孔子宅以書還孔氏邪漢之諸臣功烈卑矣元故著之使來者知臺臣之意在是是議也侍御史臣朶列捏治書侍御史臣彝咸伏成之奏之曰經歷臣禿滿都事臣張臣李實從元統二年月中順大夫簽太常禮儀院事臣歐陽元拜

手稽首記

周伯琦撰釋奠宣聖廟記

皇帝總宏綱新文治任賢使能發政施

仁率由成憲迺至元六年青龍庚辰夏五月幸上都百官分署以從  
七月庚申太師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經筵事臣馬扎兒台中書  
平章政事知經筵事臣孛羅臣汪家奴臣沙蠟班中書參知政事知  
經筵事臣阿魯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參贊官臣孛羅臣何廷蘭中  
書左司員外郎兼經筵參贊官臣悟良哈台左司都事兼經筵參贊  
官臣蠻子臣孔思立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臣蠻子等奏言曲阜  
林廟宣聖所生之地非他廟學比今議遣翰林修撰臣周伯琦馳驛  
奉香酒釋奠仲秋上丁甚稱崇報之意臣等謹以聞制可越四日癸  
亥上御龍光殿太府進香上手致敬大官出上尊四伯琦欽承以行  
八月乙酉至曲阜縣明日奉香酒至宣聖廟又明日丁亥祀用太牢  
奏大成樂行三獻禮伯琦初獻同知濟寧路事眾家奴亞獻兗州知  
州馬從義終獻皆冠進賢冠服法服時宣聖五十五代孫曲阜縣尹  
克欽主祀事適秋亢旱省牲之夕陰雲四合甘澤沛若將事之晨天

氣清朗月星明燭俎登豆列禮備樂和祝官致告執事具虔薦裸興  
類悉中儀式竣事合孔顏孟三氏宗族師弟子員暨郡邑官僚燕於  
東室咸北向載拜序飲上尊酒盡歡而罷竊惟吾夫子之道悠久無  
疆與天地同大日月並明故覆載無所不至照臨無所不及雖生不  
逢辰用不得位然明六藝作春秋以傳道統以建人極使彝倫敘品  
物亨政教明千萬世如一日者蓋自生民以來未有能尚之者矣是  
故有國有家者必以建學立師爲先大用其道則大治小用其道則  
小康具在方策粲然可考惟闕里爲聖人鄉國光嶽之靈冲和攸萃  
廟貌林墓在焉宗姓支裔守焉歷代報德報功之愼且重也宜矣皇  
元自受命以來廣黌舍崇教育世封其大宗爲衍聖公以奉祀事世  
任其小宗爲曲阜尹以治其地置守廟戶復其家世祖成宗重創廟  
宮武宗加號大成仁廟以來卽位必遣使祭告厚有賜頒今上皇帝  
踐祚八年之中凡四遣使始命文臣以卽位告又命五十四代孫監

察御史思立致祭以樹碑告且頒中統鈔二萬五千貫爲樹碑貲而  
去年春及今年秋又兩致香酒釋奠上丁其欽崇美報之典於斯爲  
盛洙泗之間歲承天寵溥海內外咸知所向夫子之道將大用於今  
日聖君賢相都俞吁咈登三邁五黎民於變時雍顧不在茲乎猗歟  
隆哉伯琦弱冠嘗侍先君謁拜二十有三年矣乃今獲奉德音誕舉  
盛典何幸如之謹識其歲月以刻諸廟門之石

虞集撰尼山創建書院記

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

縣在滕北百里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列峙中峯則所謂尼邱啓聖  
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柏諸小木皆巨  
葉霜露旣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  
草木之葉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崖有洞曰坤靈之洞中有  
夫子石像臨水與顏母山對其北則防山夫子合葬其父母處也今  
書院在其中前有智源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

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歷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  
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廟有殿有寢有講堂有學舍有  
祭田自是歷宋金至於今蓋三百餘年矣宮不知何年廢我國家奄  
有中夏尙崇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  
四代孫襲封衍聖公思晦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  
官師奉祠薦彭璠可用事開中書送禮部議奎章閣大學士康理公  
嚶嚶時爲尙書力言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  
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璠爲山長三年六月至官  
爰舍山中磬場私築具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  
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遂除荆棘徹瓦礫得殿及門  
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  
肅政廉訪司寧夏楊公文言訥行部率其吏翟迪趙士恆郭敏趨茲  
山畱璠舍一日顧瞻徘徊以其事爲己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寶寶問

領之首出俸以爲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尹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暨宗子孔克堅襲曲阜令克欽宗族子孫凡齊魯之境賢卿大夫士民之好事者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陶甓於野傭僦致遠牽車牛服力役連畛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倣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夫子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象成樂器祭器以次第成置子弟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者充之皆復其身役乃以明年之上丁用大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朝廷議定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克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古初開物天作茲山太和綱緼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夫子以立三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徂徠龜蒙至於岱宗雨露風霆往作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詎可測哉運會有時事莫



新宇不日而成豈偶然與璠也得以學官從事於茲日可謂榮矣集  
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概如此若夫播爲聲詩歌頌功德式  
薦明廷勒之金石則有待於當今儒學之君子也哉

潘迪子思書院新廟記

宣聖五十三代孫子思書院山長渙持前

國子生今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克堅書謂曩在膠庠獲親函丈比  
者有司新崇吾三葉祖沂國公廟煥然一新黼黻其事匪鉅筆恐弗  
稱敢載拜請迪固不肖然艾以儒業長以儒行老以儒師孔氏徒也  
矧衍聖昔嘗執經成均安敢以不敏辭謹按渙狀鄒邑郭南之異隅  
耆宿傳疑爲沂國之故地或云邑東隙地乃子思講堂故基卽孟子  
幼被母訓三徙其側就學遺址元貞改元鄒尹司居敬卽其址構堂  
四楹曰中庸精舍扁以淵源中肖思孟燕居授受容春秋朔望祀之  
大德間宋尹彰因擴爲書院請額設官朝廷允之許立子思書院置  
山長一員職視大庠校官然地卑堂隘前弗盈再筵復濱因利溝歲

夏秋屢危於水沮如弗能垣分憲按治至鄒睹其湫隘每命改築有司徂卑恬陋因循迄今東昌鄒彥禮由集賢掾來尹是邑以興學毓士爲急乃屬耆儒曰夫子之道微公其孰承孟子之學微公其孰啓三綱五常萬世弗紊公之德也率性修道首原天命公之功也前代爵以上公聖朝猶爲未稱爰加美號以旌厥實蓋不如是豈足以報德報功乎今祀遺像於陋室其爲弗欽莫大焉實尹與鄒之諸儒責盡改築是圖僉曰尹有是志孰不悅從遂東舊堂十步當校官廳事南其地爽塏視故基崇五尺許尹乃首捐俸金大崇新廟輦土成基采石爲垣尹旣倡首士民樂施者或輸幣帛或給菽粟藝者獻技力者效功凡木石瓴甃與夫工傭之儻直估加於時而人莫不競售爭趨惟恐後每溫言役民民忘厥勞閒有惰功弗忍刑而人莫不懃服其爲廟三間簷四阿東西廣爲尺者二十有八南北深爲尺者二十有一崇視深有加責以丹碧輪奐炳耀中位沂國公以正南面師席

左侍鄒國亞聖公端冕正笏儼然若生又建神門爲極者四制與殿稱外樹櫺星以壯神宮宮墻之東南堅築堤防夾左以步計者六十有奇其廣六之一崇三尺五寸植柳以衛其岸自是泉水患息西起甬道六百步逮邑之南門通衢夏秋潦水民不病涉凡書院齋舍庖廚府藏頽圯弗支者悉撤而新之以正堂爲講所翼東西廂爲左右齋以故講堂泊兩齋館校官大集弟子肄業其中是役也經始於至正三年八月朔落成於是年十有一月望甫及十旬大役迄工若匪鄧尹尊師重道廢寢忘食畱意於斯奚克致此况其廉正有守朴實無華爲政而能急於所先以轉移風俗之機其過人遠矣苟不紀諸琬琰何以見書院興建顛末旌我賢尹拳拳是役之心乎迪旣諾衍聖之請而又嘉山長克紹祖風鄧尹能舉其職可以述所聞以爲鄒人告嗚呼思孟距今殆將二千年矣遺址所在或遼或邇雖弗可必要之不出於鄒鄒人因遺跡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慕其道屋而祀之

又請立學設官以淑其子弟豈非時雖有古今而道之在人心者初無古今邪道無古今敢以思孟之所以爲思孟者期於鄉人之子弟可乎近代立四大書院如白鹿嶽麓嵩陽睢陽者本欲講明道義使之通諸心有諸身迨其末流率皆徇乎俗學發策決科爲業殆失立書院之始計故先儒記之者每寓其譏惟我聖朝各處書院設置最廣若從祀十儒濂溪橫渠等以正學開羣蒙固無可疑如海津之類莫不援例設官雖增廣學校之美事然視是書院蓋不同科矣矧吾夫子之道如大明中天萬世攸仰子思子實得其家學而孟子又得其傳觀中庸孟子書則其道統紹前聖啓後學之功豈迪妄議所能軒輊哉學者苟能自下學之事匪勉弗息以造上達之域則自戒懼慎獨以至於位育自盡心知性以至於知天不外是矣學者必欲扣其詳自有大賢之全書在又何俟迪言之贅今以往大夫士暨鄒之諸生入斯院陟斯殿觀感思孟師弟授受之容不惟有以興起其良

心亦知鄒尹能副聖朝褒崇之意以慰興舉之心矣渙居師席五隆祖業能罄厥蘊以淑諸生安知異日無傳道之人復見於傳道之邑乎若夫街文藻志功名恐非迪之所冀衍聖能知愚志不遠數百里以斯文見屬是皆宣書

明張敏孔氏報本酬恩記 水之千流萬派也其出必有其源木之千柯萬葉也其生必有其本論水不求其源則無以知其流之所從來論木不求其本則無以知其幹之所從發故人之生也亦猶水之有其源木之有其本也苟不窮其源而推究之則何以知其宗派族屬之所來乎五十九代襲封衍聖公彥縉五十五代曲阜尹克中五十四代族長思楷一日同謂敏曰吾先世祖宗昭穆族屬甚眾傳至四十二代有祖諱光嗣者其室張氏世爲曲阜張陽里人時值五代四方弗靖有僞孔氏孔末者因世亂心生奸計意欲以僞繼真將吾孔氏子孫戕滅幾盡時光嗣祖任泗水令生四十三代祖仁玉在襁

祿中難興之日光嗣被害祖母張氏抱子仁玉逃依母氏得免其難  
孔氏之不絕者如一髮千鈞紅爐片雪幾何而不爲僞孔有也吾祖  
仁玉母子雖脫巨害向非外祖張溫保養安全其何以有今日乎茲  
傳五十九代子孫族屬之盛繩繩磼磼皆吾外祖張氏之所賜也何  
敢一日而忘邪張氏子孫家在張陽者至今猶稱爲張溫焉今雖優  
待其家恐後世子孫或有遺忘不能以禮相待甚非報本酬恩之意  
茲欲立石於張氏之塋俾吾子子孫孫世加存撫子盍爲我文之走  
也幼讀聖人之書老爲聖門之教意欲報本其道無由曷敢以蕪陋  
辭乃爲之言曰萬物本乎天而人本乎祖不有其先孰開厥後今聖  
公世尹族長念水木本源之意於外遠祖張氏之後旣以優加眷顧  
而又憂後世或有遺忘欲立石以紀其事真可謂用意忠厚而不忘  
其本矣世有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許語甚者視至親  
無異於路人嗚呼豺獫皆知報本可以人而不如物乎斯人睹此寧

不爲之厚顏刻之貞石俾張氏世知二姓骨肉之親

裴侃撰重建金絲堂記

闕庭有堂名金絲者舊相傳也按孔氏祖

庭廣記載圖經誌勅於大金世重修闕庭始有其制略無明文可考  
堂在齊廳之北家廟之南廟庭之東歷世更變歲久傾圯僅存遺址  
宣德甲寅冬工部亞卿江右吉之文江周公忱以公務道經東魯躬  
謁林廟每事懇懇致問禮也因斯堂之未立歉然爲缺典遂召匠計  
之捐已俸資貨材於江南得大木而喜使人相地廣袤是斷是度是  
尋是尺修之治之水運以舟陸輓以車時議克合力相成之者蘇州  
知府況侯鍾通判邵侯謚也材木旣具越明年季夏壬寅日宣聖五  
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彥縉召役事興工經營圖爲安排布置舉  
以法落成是年秋八月庚子朔也堂高二尋有二尺由是制度宏雅  
廉隅峻整輪奐一新卓越舊觀僉議復於櫺星門外西南隅構屋三  
間計十有二楹爲祇謁更衣所名曰更衣亭其用心可謂勤矣嗟乎

遵軌而修事謂之址美修事而有成謂之合功古之道也今能址美  
矣合功矣是宜誌之愚嘗閱載籍當漢景帝時魯共王好治宮室毀  
孔子舊宅而欲廣之升堂聞金石絲竹之聲遂不敢壞意今之家廟  
卽其舊宅歟斯堂卽共王聞金石絲竹之所歟舉金絲而言則八音  
在其中可知矣且天地假風霆以彰厥威聖人托音樂以著其靈天  
地變態無常而四時成其序聖人神明不測而萬世蒙其教天地風  
雨霜露之類無非教也聖人禮樂刑政之屬得非教乎矧樂者又所  
以移風易俗比物飾節崇和順而親附於民所以蕩滌邪穢消融查  
滓莫善於是故聖人雖沒而有不沒之神存焉何也道德也禮樂也  
與天地相爲始終爲萬世生民之所仰賴焉名堂之義意有在也後  
之登斯堂者不金石而金石不絲竹而絲竹想聖人之靈而景仰於  
千萬載之下斯堂亦與有助焉

許彬子思書院記 魯之鄒邑孟子故宅之側舊有子思書院卽當



時思孟傳道之所豈子思之鄒時所建邪歷歲滋久遺址僅存貞元  
初邑大夫司居敬徙置於孟子曝書臺西與孟母斷機祠鄰至正中  
邑尹鄧彥禮孔之威復相繼修之永樂初邑令朱珪又徙置曝書臺  
東與斷機祠相直距今三十餘年寢用圯壞令邑耆得滑臺房侯岳  
慨然有志乎聖賢之事而以興舉廢墜爲心乃率僚屬出俸金購材  
僦工經營弗懈木斲而已不加雕牆圻而已不加飾城階以石羃窗  
以紙衣冠像設儼然授受之容其所以啓發乎後學者多矣是工也  
蓋經始乎正統己未之春而落成乎明年之夏噫若侯者其用心亦  
勤矣哉工既成會余以省覲還寧陽拜謁闕里宣聖五十九代孫襲  
封衍聖公彥縉五十八代孫曲阜知縣公鏜五十五代孫三氏學錄  
克晏謂余官翰林以文字爲職業命紀其事刻石以彰侯功余惟崇  
儒重道興廢補敝乃長民者之首務近時有司迫於簿書期會奔走  
奉承且不暇又孰能留意於此哉此侯之所以崇尚前賢嘉惠後學

異乎世之爲邑者遠矣雖然思三聖道統之傳功德在天下燦若日星與天地相爲悠久其配享廟庭血食萬世固不係乎茲堂之成否而君子之爲政輕重緩急不忘所自者於此乎見矣余故特書之將以愧夫世之仕者讀聖賢之書而忘其所自者也重諸公之命書以傳焉

劉健撰重修三氏學記 闕里三氏學建於宣聖廟之東南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蓋因廟而設也廟之建其來遠矣學則自宋大中祥符開始考厥初止以教孔氏子孫其益以顏孟二氏蓋自元祐開始我皇明有天下崇重文教洪武初始定學名爲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司設教授學錄各一員學錄卽以孔氏子孫爲之然各子孫但令其讀書習禮不委以勾當公事歷永樂洪熙宣德學徒日盛正統甲子始從其宗子之請命聽山東提學官考驗入試成化改元又命每三年擇其有學行者一人貢入太學其優待先聖先賢之後良法美

意至是無以加矣然學之建也歲久不能無廢墜洪武永樂正統間  
屢加修葺由正統迄今爲歲旣久頽廢日甚兗州知府龔君弘以修  
舉之事告之巡撫山東副都御史何公鑑暨巡按監察御史劉公紳  
僉以爲然於是聚材庀工又擇屬官之勤敏者鮑恭幹祝簡俾董其  
役以次新之中爲明倫堂堂之後爲講堂讀書室其前爲東西齋齋  
之後爲諸生肄習之號舍學門故西向今易之南向復作中門又爲  
便門以通廟教授學錄各爲公廨講堂後之左右以楹計凡一百一  
十有奇外牆以崇垣規制煥然視其舊有加焉龔君旣以復於何公  
乃狀其事請予爲記予惟天下之學自京師以及四方皆立廟以祀  
宣聖及其高第弟子自顏孟而下蓋因學而祀先聖先賢禮也闕里  
先聖之故鄉有廟以祀而復因以設學教其子孫余於是知有天下  
國家者之用心其所因雖不同而所欲以斯道造就人材則一而已  
矣宣聖身斯道之寄而不得君師之位於當時故刪定六經垂示方

來實萬世斯道之宗主也天下之士苟有聞道之念者孰不企而慕之况爲之子孫生於其鄉猶有風流餘韻之可薰炙者乎然欲企而慕之蓋有道焉孔門之論學其言非一要其歸不過欲人明善以誠身修德以凝道爲其子孫者誠於是用而有所得而不患不大過人矣其或不此之務而第以文辭謀利祿若俗學然豈惟非余輩之所望竊恐世之英君誼主因廟設學之意亦不在乎此也凡學之爲師與其諸生宜慎其所向哉是爲記

熊相奎文閣置書籍記

聖賢之道非言莫明聖賢之言非書莫載

天下之書亦多矣雖偏正純駁言人人殊要之明道則一而已闕里爲杏壇遺址孔聖與諸賢傳道之所也先在曲阜縣城外舊有奎文閣閣中之書天下莫備焉正德辛未盜入山東焚毀殆盡守臣以聞上乃命遷縣於闕里築城而并包之又命禮部頒御書以賜崇儒重道可謂至矣止於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者取諸言之正且

純者其他不以與也已卯相濫竽巡按首之闕里謁焉衍聖孔公聞  
韶樂善好古導之以徧視諸勝卒登夫閣書不盈架問而知之歸以  
告巡撫都御史永平王公珣同寅平陸劉公翀餘姚陳公克宅三公  
曰是不可緩也任其責者非吾輩而誰乃求其目於提學副使江君  
潮凡若干冊屬其費於參議陳君簣僉事錢君宏黃君昭道王君億  
凡若干金乃檄兗州府教授林馨市之於四方以庚辰九月至三氏  
學及縣學諸生皆動色相慶曰今而後吾無憂乎書憂夫讀之者有  
未勤耳知縣孔公統曰春秋大事必記茲非大事乎敢乞一言以垂  
諸後使後之有是責者見之倣不能以不新也缺不能以不補也使  
諸生常有所諷誦而玩索之於以博其聞見究其義理體之曰用庶  
斯道常明於杏壇而吾黨之幸益大矣予曰今天下之人知有君臣  
焉父子焉夫婦長幼朋友焉而不至於昏焉瞶焉夷狄焉禽獸焉者  
聖賢之力也若仕者爲聖賢之徒而食其力者尤多今仕於聖賢之

鄉乃坐視其子孫之俊秀罔知所以教之不幾於忘本乎是舉也發之於予和之諸公不約而同蓋理之在人心有同然者自不容已也或曰書籍聖賢之糟粕耳聖賢之後自異於人何待於誦法陳言而後道可明邪曰孔子大聖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聖人不常出乃以是而責其後不幾於誣乎若以爲糟粕者則聖賢之逝久矣後之人有所持循學聖賢焉而企之者不求於書將惡求哉或又曰聖賢之道經書備矣諸子百家果何爲者乃求之以誤後生邪曰譬之道路然經書大道也諸子百家特路之小者耳然推其至則皆有所通於行者皆有所益故裨官爾雅古人亦所不廢學者誠能博以求之約以得之篤以行之則諸家之言皆聖賢之羽翼也聖賢之言皆吾身之憑藉也爲往而非益哉此讀書之法也亦聚書者之意也諸士子其勉之哉以無忝厥祖

費公城闕里記

新築闕里城成衍聖公知德謂茲舉爲國家盛事

不可使無聞於後也以書來屬宏爲記關里與曲阜相去十里故皆無城而關里尤爲孤曠守望無所恃焉正德辛未盜入兗以二月二十七日破曲阜焚官寺民居數百虐斃所及不崇朝縣治爲墟是夕移營犯關里秣馬於庭汙書於池雖廟宇林墓幸而無虞然族屬散走神人震恐岌岌乎危亦甚矣監司議遣兵四百來戍賊聚我寡又望風輒潰於防禦固無濟也維時今按察使潘君珍方以僉事按行東兗謂縣廟必相須以守盍卽廟爲城而移縣附之旬甫浹遂疏於朝會科道紀功茲土者亦以爲請下之司徒司徒曰是舉一而兩得宜亟圖之下之撫按撫按合藩臬咸曰境內之事孰有重於是者其何可緩羣議既協詔從之爰命司空庀工而令役焉其基周八里三十六步而益以負郭之田其版築用丁夫萬人而取諸農務之隙其材用爲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多出於諸司罰鍰而復募高資好義者助之經始於癸酉之秋七月訖工於嘉靖壬午之春三月視其外

則高墉深溝與泰山沬泗映帶而繁迴視其內則廟貌公府伉然中  
居而縣治儒校行臺分司以及市廛門巷晷布環列雅足以增宮牆  
之重前此千百年之缺典乃今始克舉之後此千百年而或有外侮  
焉於是乎庶幾無患矣夫恃而不備君子以爲莠罪故勇夫重閉王  
公設險概有不容已焉者也而春秋書城築數十傳乃謂凡志皆譏  
葺養民在愛其力非時與制而輕用之聖人於此誠不能無慮焉然  
事有至重且急而關於天下之故不可以勞民而但已者故虎牢之  
城以夷夏之防所當嚴也則許之成周之城以君臣之分所當正也  
則善之至若闕宮之復泮宮之修以宗廟學校爲有國者所當先務  
則又錄而不棄是可以測聖人之深意矣萬世而下三綱敍正而諸  
夏乂安實惟夫子之道焉是賴顧茲闕里以廟則通祀之宗也以學  
則立教之首也因盜警而慎未然之防卽城築以致尊崇之意在今  
日惡得而緩此諸臣之議天子之詔所以無悖於聖人之訓而遂成



千百年創建之功也。去不佞無能爲役，幸執筆從史氏後於國之大  
事，得述焉。故不辭而記之。當是時，與其議者司徒則孫君交、司空則  
李君鏐、紀功則給事中柴君奇、御史吳君堂、巡撫都御史則今司空  
趙君璜、巡按御史則李君幾、在藩臬爲布政使則今司徒秦君金及  
按察使吳君學、參政孫君禎、副使王君金、參議閔君楷、僉事盛君儀、  
蔡君之輩，其役者則知府童旭、同知李鉞、知縣孔承夏，於法皆牽聯  
得書者也。

殷士脩撰重修闕里林廟記 按闕里志：國朝詔修孔廟者屢矣，皆  
司空經畫內帑給費，綱紀於撫臣而董役者藩臬大夫也。役竣或遣  
輔臣來釋奠告成事，御製碑記昭示永久云。今天子中興，議禮制度  
尤重先聖祀典，考定位號，更易像設，本隆啓毓禮嚴配食，累代沿襲  
未安者一朝咸正罔缺，倚與偉矣。顧曲阜林廟距弘治修建且五十  
年所，久漸圯敝，弗稱瞻仰。屬國計未裕，有司不敢以聞。嘉靖壬子，御

史馮公薦命按東省首詣祗謁卽慨然歎曰省方設教天子命御史  
意也矧茲地實教本邪御史於諸廢置得一切便宜從事至隆師重  
道之舉不知身任其責及時修飾而曰必廛縣官惡在宣德意也遂  
檄濟南府同知林君悅兗州府通判張君承紱推官盧君翰暨曲阜  
世尹孔君承業相與督視出貲贖羨戒徒農隙庀材鳩工興頽易朽  
自殿寢樓廡齊闔門宇垣屋碑亭及家廟祖林計三十有七所經始  
其年十月越癸丑六月訖工藝斷必堅丹堊有赫燦然就緒而馮公  
受代去矣明年御史雍公焯繼至樂躋前猷更議增飾凡昔之有待  
而未暇者畢力修舉罔不大備蓋自我皇上釐正祀典以來廟貌崇  
嚴林域改觀足稱維新之典實自茲始而不煩朝命不妨庶職役不  
告勞費不告侈倡始圖終後先相望皆前此未有也曩歲士儻奉使  
過濟南時林君爲余道之因借諸君子來徵文紀其事會余北上諾  
之未及爲也至是兗州守朱君應奎同知王君三接貽書京師復述

後功申致前請夫御史代天子行郡國能仰承聖化敦崇教本郡邑  
庶僚又皆叶采勸功翕附恐後均之知務矣雖聖賢道德不視此加  
損而國家褒德右文之澤聖天子表章率作之效不益徵千載一時  
哉則夫由必世之仁適變道之會衍盛治無疆之休端在茲矣昔史  
遷適魯觀孔氏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低徊久之不能去獨  
以言六藝者所折衷也迺今道學大明丕隆文治刪述垂憲者不徒  
託諸空言遷誠躬睹斯盛當復何如哉余不敏謬從史氏後愧無以  
揚厲聖朝之化而闡明諸君子之功也聊爲次序其事以識歲月云  
李春芳撰重修先師廟記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先師孔子廟成於  
時有事茲役者以書幣走京師請記於麗牲之碑先是嘉靖癸亥衍  
聖公尙賢以廟圯告撫臺張公鑑業行相度以財詘而止旣巡撫姜  
公廷頤梁公夢龍巡按繼君鳳翔周君詠張君士佩與藩臬諸君協  
謀捐獄祠之香稅與司之贖醵得一千六百金其人役則用州縣過

更之卒而以兗州府通判許君際可董其役知府張君文淵時督視之經始己巳仲夏歲盡而訖工輪奐規撫視昔若增左布政姚君一元左參政吳君承燾副使吳君文華參議馮君謙皆協贊其成者也維先師生於尼山講學於泗上沒而葬於此先聖之沒弟子廬其冢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其間漢高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其後人主登封巡狩無不過而拜祠我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內干戈未戢亟命遣祭紹封子孫修葺其祠宇列聖承統世世增修今天子踐祚之元年傳制遣官告祭車駕臨幸太學親釋奠命儒臣坐講賜衍聖公及三氏子孫衣幣有差海內慕學之士喁喁向風孔子之道益以光大則今茲之舉固所以虔奉先師亦以宣明聖天子之德意誠不可以無紀夫今孔子之學徧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誦習其書其在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荀子曰學莫便

乎近其人蓋孔子沒千有餘年矣學者至觀其廟宇車服禮器諸生  
習禮其家有低徊而不能去者固以想像於遠不若景慕於近之爲  
切也諸君子宦於其鄉知飾其廟虔奉之矣其尙知所以學其道乎  
夫孔子之道非有遠於人也故其教人恆稱庸言庸德而性與天道  
子貢亦不可得而聞今之學者乃高談性命闊略躬行務虛名而鮮  
實際臨民立朝動多疵累遂致誹議叢興斥逐相繼甚之學士大夫  
且以學爲諱焉夫學也者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  
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人不知學則施於喜怒哀樂必有不得其  
正而天地塞生民否絕學無由繼太平不可致矣可使之壞亂而不  
修哉鄒魯之士固習聞先聖之訓而吾黨莫不童而誦其詩讀其書  
乃或忽而不祭游心高遠索之幽眇虛元反之於身或背而馳此豈  
特宮牆外望不幾操戈入室乎士誠不可不亟反之也予不佞請以  
是復諸君而因以告四方學者云

邵以仁聖蹟殿記 傳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余觀於孔子蓋

厚德之至云固宜流光萬世與天地相無窮也然究其所以無窮者  
心也非迹也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體以生生不息爲用引之無始  
要之無終放之無涯卷之無倪廓微圓通靈明虛湛實生人之本千  
聖之基也顧其體至妙其用至神操而存之爲智爲賢舍而忘之爲  
愚爲不肖此危微精一之訓開萬世道統之源而孔子得統於堯舜  
以心也顏之克復曾之忠恕子思之慎獨孟子之求放心皆是也是  
孔子之所以法當時而傳後世者也如以迹而已耳則五老之降素  
王之稱近乎語神矣商羊指水萍實許霸近乎語怪矣乘田委吏不  
爲卑司寇攝相不爲尊誅少正卯墮邱費溝昭墓不爲專化中都卻  
萊夷歸三田不爲功行可於桓際可於靈公養於孝不爲絀伐樹於  
宋見圍於匡絕糧於陳不爲困適齊適楚如衛如陳不爲徇見南子  
之公山往中牟不爲辱孔子何庸心於其閒故善觀子者當識其所

謂仁所謂一而孔子之聖在是求之克復忠恕慎獨求放心而學孔  
子在是舍是則迹矣夫孔子之迹孰有大於贊周易刪詩書修春秋  
定禮樂乎今觀易之時詩之性情書之中禮之敬樂之和春秋之經  
世固在吾心而出乎象數文辭之外也不求諸吾心六經何莫非迹  
邪况身之經歷與其所不語者邪莊周之言曰孔子見老聃而陳六  
經聃曰先王之陳迹也子之所言猶迹也迹者履之所出迹豈履哉  
以迹觀孔子者可繹思已雖然孔子之迹可遂泯乎世惟豪傑之士  
無文王而興中人以下恆感發而動也以及門之賢如子貢之敏猶  
以言語求聖人况後世乎余不佞產於黔距孔子之邦八千餘里恨  
末由睹其宮牆辛卯冬奉簡命備兵東魯乃登杏壇涉洙泗徧觀宗  
廟之美願學之心駸駸然倍往昔今聖圖殿之建也無亦感發後人  
之意乎是舉也始於侍御何公出光成於縣尹孔君宏復余慮夫睹  
斯圖者執其迹而不思其所以迹也故因其徵文而作是說以予之

語云眾言淆亂折諸聖孟子曰遊於聖門難爲言余非有言也折諸孔子云爾

國朝俞兆曾聖廟通記 至聖先師孔子廟在曲阜縣城中央卽古

闕里也殿九間高七丈八尺闊十有三丈五尺深八丈四尺宋徽宗崇寧元年詔名大成明弘治十六年重修前柱以石皆盤龍旁及後簷則石柱而鐫花中俱用楠木承壓四百八十有六俱錯金裝龍內外枋櫟斗拱扉櫺五色間金炳煥奪目瓦用綠琉璃而甃砌之石色與之同前爲露臺四繞石欄凡兩層左右及中陛各十二級夫子南面冕十二旒袞服十二章執鎮圭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東西向十哲侍坐在四配之後俱九旒九章其塑像乃東魏興和二年兗州刺史李瑋所建而司寇石像則吳道子畫也神龕凡七西偏置

今上所畱曲柄繳寢殿七間祀夫人元官氏高六丈四尺闊九丈五尺深五丈又後爲聖蹟殿七間規制如之壁上盡石刻凡百有二十歲



久多磨滅其猶著明者行教小影爲黎公端木子追寫晉顧愷之重  
摹宋孔瑀勒石凭几像一亦愷之作西向燕居像一吳道子筆東向  
像一宋米芾筆有贊詞最古渾正殿之前爲杏壇卽講堂遺址漢明  
帝東巡過孔子宅御此說經後世因以爲壇重簷八角朱檻兩層祭  
時拜於其下左右爲兩廡連廊共百間東三十七間祀澹臺滅明以  
下先賢四十八位西三十七間祀宓不齊以下先賢四十八位其餘  
作神庫極北便門各一通焚帛所前大成門五開高二丈八尺闊六  
丈五尺深三丈五尺旁有掖門左曰金聲

皇上御製碑亭在其前右曰玉振金聲之左曰燕申門內爲詩禮堂五  
間孔氏諸儒習禮之所高二丈八尺闊七丈五尺深四丈二尺庭前  
有唐槐一株歲甲子

聖駕臨幸進講其中

御書萬世師表及

親製五言律詩石刻存焉東偏禮器庫後爲魯壁乃夫子故居卽魯恭王聞樂處古建堂於此名金絲明弘治閒重修遷而西故井猶存泓然可愛再後爲家廟五閒高三丈闊七丈二尺深三丈六尺祀先聖二世三世及中興祖考妣一櫝如家禮制又其後爲神庖祭時宰犧牲之所玉擗之右曰啓聖廟內爲金絲堂高廣與東同樂器貯焉祭前三日亦於此演樂今開館纂修

幸魯盛典後爲啓聖殿五閒制若家廟祀啓聖公有像以杞國公萊蕪侯泗水侯邾國公配永年伯程氏齊國公朱氏蔡氏周氏從祀再後爲寢殿三閒祀夫人顏氏又其後爲神廚祭時潔粢盛之所大成門之前列唐宋金元碑亭四我

朝遣祭碑亭二舊有居仁由義二門今圯東向者曰毓粹門傍有面南小門則夫子故宅門也西向者曰觀德門前爲奎文閣七閒三簷高七丈四尺闊九丈深五丈藏古書史設典籍一員司之閣傍掖門

各三間東樹洪武成化碑亭又東爲衍聖公齊宿所西樹永樂弘治碑亭又西爲有司齊宿所圮前爲參同門五間漢魏齊隋唐碑在焉又前爲大中門五間高二丈四尺闊六丈四尺東西掖門各一又前爲二門五間高一丈七尺闊五丈四尺深二丈八尺東西掖門亦各一門之前石橋三跨壁水繞以石欄東向門三間曰快睹西向門三間曰仰高大門五間皆圓洞如城門石坊二在其外一刻宣聖廟一刻太和元氣四字左德侔天地坊東向右道冠古今坊西向前爲構星門左右立下馬牌凡有壇壝而無宮室則設構星門以爲闕義取乎疏通也聖廟亦設是者所以尊夫子同天地也統廟之址南北四百四十步東西七十七步其題額則大成殿爲宋政和元年御書大中門乃仁宗所頒飛白體惟萬世師表四字喬皇典麗燦若日星我皇上親灑宸翰而衍聖公孔毓圻旣勒諸石復鉤摹而懸於殿端誠千古之巨觀也康熙二十六年夏六月謹記

六十八代衍聖公重修宰子墓記 嘗考仙源舊志齊公宰子我有

墓在東關外歲久荒蕪莫可得而指也其後人遷居齊河祭掃闕焉

余嘗閱其家譜曰防西志者所述生卒葬地頗詳核之與邑志無異

云今出東關二里許舊城之西有冢穹然無碑碣姓氏人莫敢定爲

公墓相傳明季賊蹂魯境盜發此冢未及壙陰火大出賊皆驚怖卻

走不十步首謀者殲焉嗣後莫之敢動嗚呼秦漢以後貴官畸人生

有聞於世者坏土所在其精神皆能自爲護持以傳不朽况聖門之

彥乎草竊萑苻安得而窺其寢室也然猶未敢定爲公墓又數十年

耕人得斷碣於土中題曰齊公宰子墓而後乃知真公墓矣余惟賢

哲所在百世景行孟夫子稱公智足以知聖人其靈必能以待後世

而一冢之外皆爲耕犁樵斧所侵而莫禁非所以崇先賢表古跡也

謹倡議擴其傍地若干畝爲之塋域外又置若干畝以供春秋牲醴

之資永除租賦立石以表識焉又爲置墓戶二丁田繼英田繼先除

其役以專守焉嗟乎公位登十哲爵列土茅墓田所在與聖林密邇然數千載若信若疑荆棘不翦而必有待於今日者亦足徵歷久彌光抑吾道顯晦之有時也已足爲記

陳邦彥撰重浚洙水記 記浚洙嘉復古也古者史官於城郭川渠之興築必謹書之而能復前績使無堙廢尤尙其功往往以爲美談東漢時復鴻卻陂晉復南陽陂唐丹陽刺史復練湖長安復樊惠渠皆志在簡牒播乎碑頌班然可考至今猶傳焉洙爲水著名春秋今之曲阜禹貢徐州也書稱沂泗未嘗及洙然曾子語子夏事夫子於洙泗之間傳又言孔子葬魯城北泗水上洙濱帶其旁則靈源無窮宜與天地共長久矣自孔子去今時幾二千三百餘載洙之經流屢亦改闕舊有浚而復之者其遺碑尙存而文字荒涼半就磨滅蓋欲稽其歲月而歎其不可復識也乾隆八年冬孔子之裔孫有繼汾繼洙者起而慨然規復其舊於是鳩工徒具畚鍤率作興事經營具周

載疏載導長流遂通泱泱瀾瀾浮碧含秀映列楫之廣林抱藏璜之  
臯壤合沂入泗故道是循功既成則以書來告子曰洙之濬於前而  
復壅於後不知幾何時惟是先聖生平之所遊彈琴講道朝夕乎是  
不敢聽其圯閉以湮鬱於陵陸也幸得修而復之思有以示後來者  
俾無墜其事則請爲文以記之夫古今貿遷無常而川流之移徙尤  
甚方在漢時去古未遠耳然九河已失其處或且逸其名禹所治三  
江前宋元嘉中早就壅塞而卒不可復洙之爲水不與淄濰汶泗稱  
望青徐閒然學士大夫羣相仰而知其所則非以孔子之故邪其壅  
而當復復之而欲其終古如此也雖不必孔子之世人且願爲之而  
况其爲孔氏之子孫者邪爲孔氏之子孫復之斯有嘉績焉抑吾聞  
汾與洙之爲之也本以其太夫人之申命則又其賢也乃書之使刻  
於石以示永久是役也計金三千有奇其所濬長徑八里廣深各三  
丈云

關里文獻考卷三十四終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五

藝文第十二之四

序

宋宋咸注孔叢子序 孔叢子者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仕陳勝  
爲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  
順之言及已之事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  
叢聚之也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爲賦與書謂之連叢上  
下篇爲一卷附之於末然士大夫號藏書者所得本皆豕亥魚魯不  
堪其讀臣凡百購求以損益補竄近始完集然有語或淺固弗極於  
道疑後人增益乃悉誅去義例繁猥隨亦刪定因念彼鬼谷尉繚庚  
桑靈直浮夸汪洋之說尙且命氏於世矧是書所載皆先聖之言三  
代之術六藝之要在焉非諸子之流也又可泯而不稱邪故敢具所  
以然注而示諸學者云



四十六代孫宗翰家譜序

家譜之法世敍承襲封一人而已疎略

之弊識者痛之蓋先聖之沒於今千五百餘年宗族賢俊苟非見於史冊卽後世泯然不聞是可痛也如太常諱臧臨淮太守諱安國丞相諱光北海相諱融蘭臺令史諱僖議郎諱昱纔十數人非見漢史者不復知矣魏晉而下逮於隋唐見紀者止百餘人按議郎本傳云自霸至昱七世之內爵位相係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今考於傳記乃知所遺之多也宗翰假守豫章恩除魯郡將歸之日遽以舊譜命工鏤板用廣流傳或須講求以俟他日

四十七代孫傳祖庭雜記序 先聖沒逮今一千五百餘年傳世五十或問其姓則內求而不得或審其家則舌舉而不下爲之後者得無媿乎傳竊嘗推原譜牒參考載籍則知鄒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出於姬姓蓋本非子氏之後而徙居於魯者皆非吾族若乃歷代褒崇之典累朝班賚之恩不可枚舉以至驗祖塋之遺書訪闕里

之陳迹荒墟廢址淪沒於春蕪秋草之中魯尙多有故老世世傳之  
將使聞見之所未嘗及者如接於耳目之近於是纂其軼事綴所舊  
聞題曰孔氏祖庭雜記好古君子得以觀覽焉

元張頌釋奠儀注序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殘缺釋奠釋

菜名義徒存儀文無可考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  
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於再三竟格不  
下身歟之後郡邑倣而行之能通其義者尠矣中原文物肇開四方  
取則舍魯奚適闕里昔羅兵革宮室荆榛蓋三十年牲殺器皿衣服  
不備勢使然也而儀章度數固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開元禮猶云  
設席是無象也高臺巍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劔秦漢冠服之飾  
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劔之席冕服挾劔未之有聞二者之失所從  
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尸位也配位東坐西向主人位也自尸禮廢  
禮家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爲

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顏孟南向參列如浮屠老子之宮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太定十四年所行何所稽乎楹間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爲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果何爲說尸尊不就洗禮也登疊爵於牀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人遂不坐實爵簡亦甚矣幣之未薦寘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褻陳之階阼與主人俱升則不嚴矣蓋事由草創未之講也予典教於茲思有以正之顧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而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裒爲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說義數使之入耳著心旣知義理之安將不期改而自改并附社稷風雲雷雨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抑禮有本有文是書所載文也習禮之士因文而究其本知交於神明者不徒籩豆之事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則可謂知禮矣若夫器樂冠服之度則又博採諸家之說從其是者訂其失者與此編并藏俾孔氏後來之文獻有足徵云

明李東陽重修闕里廟圖序

闕里孔廟之重建也其經費所出爲

竹木之稅舟船之稅麥絲之稅及公帑之藏其名物之籍木則市之楚蜀諸境石則取之鄒泗諸山甌甓鉛鐵則官爲之陶冶丹堊髹綵則集之於商斲削搏埴雕琢繪飾之工則徵之京畿及藩府之良者而夫役則雇之民間而官與之直若食焉巡撫之官始則都御史何公鑑巡按若御史高君崇熙布政若王君沂按察則陳君璧督工之官則參議程君愈僉事李君宗泗其後皆更代不恆至都御史徐公源御史陳君璘僉事黃君繡而以成告廟之制中爲大成殿十楹崇八丈邃有奇廣倍其半爲左右廡百餘楹後爲寢殿八楹前爲杏壇又前爲奎文閣楹視寢數崇略與殿等又前爲門四重中爲橋三殿之左爲家廟後爲神廚前爲詩禮堂爲神庫又前爲燕申門殿之右爲啓聖王殿後爲寢前爲金絲堂又前爲啓聖門前左右爲齊室室之外爲快睹仰高二門與觀德毓粹二門而四又左右爲鐘鼓樓與

角樓而六閣之前後爲碑亭各四前四亭則本朝御製而祝勅諸文皆附焉惟壇及樓及中門仍舊自餘或創或益並從新制材幹堅厚構締完整象設端偉繪飾華煥悉臻其極蓋一代之盛典天下之大觀皆備於此是李君所經畫而黃君實成之工始於弘治庚申之二月落成於甲子之正月始建之命衍聖公宏泰入謝於朝而不及其落成之告今衍聖公聞韶已嗣爵御史陸君偁盧君翊及布政曹君元按察戈君瑄等皆來會齊祭既畢達觀於新廟東陽乃前揖徐公曰是惟都憲之賢令行事集以成此功也又揖黃君而前曰是惟愈憲之達於政勤於所事夙夜匪懈以有此功也皆遜弗敢居又揖衍聖公而進之曰此惟先師道德之深澤聖天子崇儒重道之盛心更新圖遠方始自今日而式克承之尙慎守祗奉以無負於吾君無忝於爾所生也聞韶曰敢不於斯言是圖東陽旣紀祀事黃君將爲廟圖別勒於石以示久遠因復爲序之而藩憲郡縣及凡有事於廟

者則書其名氏於後云

又闕里志序 闕里志志闕里也闕里者吾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從出文獻之所在其志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史而又有四方之志九邱之籍至周猶存爲外史所掌孔子述職方以除之者大抵皆是物也封建既廢史惟朝廷有之至漢而備其法有帝紀有世家年表有傳有志事分而代輯及東漢南陽撰作風俗之後郡縣始各自爲志則兼地理人物文章制度而有之而史之法略具蓋雖窮陬僻壤或不能無况吾孔子以教爲政司馬遷之史特著世家齒於有國歷代帝王褒崇封諡愈久愈隆其鍾靈毓聖之地非一郡一縣比也宋元閒族人宗翰輩閒有紀述久而弗傳國朝成化末今山東布政使張君泰知鄒縣冒輯孔顏孟三氏志其傳未廣也弘治甲子重建闕里孔廟成東陽奉勅代告周覽遐慕欲爲一書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及衍聖公聞部力贊其議比歸至德州巡按御史陸君偁

盧君翊及布政使曹君元等各以書請通聞提學副使陳君鎬有事於此因舉以屬之取所凡例稍加潤飾且以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王事紀世家補鈔本致之以備採擇陳君乃參閱孔氏所藏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後成其法以闕里爲主附顏孟諸弟子之名氏事行而體統尊舉先聖肖貌及地形廟制而圖像著述世家宗派特爲世表而譜系明敘禮樂制度之沿革損益而典式具若詔誥勅祝之頒布章牘箋表文移之出納往復罔不備載而闕疑訂舛芟煩別僞惟其所當凡爲卷十有三爲目十有四爲文累千萬言於我國朝之尊師重道度越千古者燦然大明於世亦孔氏之家史也蓋有此地必有此書關於二千年而成於一旦不可謂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者讀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儀容而不可得見至其宅里林廟必惕然感之乎心雖殊方而產限地以遊固有終老而莫自遂者葵牆見堯河洛思禹得是書而觀之景行希聖之念不油然而

而興乎嗟夫金石雖堅不免磨滅斷裂之患板鐫楮印遞相禪續則可以至於無窮由今日以至於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公之意爲序適僉事黃君繡歸自京師因畀之俾刻於闕里置於所謂奎文閣者御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是書有力焉故并書之而徐黃修建之蹟具在志中茲不復列云

錢啓忠謁文廟序

錢子按兗入曲阜親炙闕里謁聖畢瞻忭有加

於曩時四氏子衿咸集進講君子三樂章暨時習章顏氏子簞瓢章錢子曰三書皆以樂著義淺深亦有辯乎諸子曰未辯有淺深也錢子曰然雖然諸子習其器矣殆未得其數乎夫比竹成樂響一而音殊函鼎成調味齊而饌異請稽其方夫朋來之樂雅不改之樂超君子之樂暢何以言之朋友者吾人之性命也斯文千古知己一堂攝以威儀令德來教似此之樂不亦雅乎簞瓢陋巷亦非離境亦非卽境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似此之樂不亦超乎父母兄



弟其樂也天敎育英才其樂也人君子不愧不作之身俯仰於閒融融焉洩洩焉上下與天地同流似此云樂不已暢乎於是諸子嗒然相視而樂錢子曰若既得其數矣亦更遇其神乎夫能以朋來樂者能不改其樂者也故曰人不知而不愠窮居不改其樂者大行不增其樂也故王天下不與存焉子有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然則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曾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子思之作中庸孟子之撰七篇其揆一也其樂一也於是諸子樂甚節詩而誦之其辭曰君子至止爲龍爲光德音不忘其樂未央錢子曰可以志樂援筆而書之仍賦關雎而退

國朝六十七代孫毓堦述聖圖序 惟千聖之道大備於我聖祖而我三世述聖祖因以中庸之書闡性敎發誠明由夫婦造端以底至誠至聖功極乎位育參贊道歸於無聲無臭使聖祖未發之旨如揭日月而行江河豈非聖聖繼承相得益彰哉是以歷代崇儒重道之

君特建元公以主杏壇之壇復設博士以主中庸書院之祀至我朝而優禮有加薪傳勿替煌哉鉅典誠子孫世世永賴者也埏以己未歲襲五經博士自顧幼冲學識未廣夙夜兢兢惟恐墜前人之業每於披覽墳籍時取述聖圖一冊薰置上座亦謂對越祖先則非聖之書不敢讀非聖之言不敢言庶幾乎克念吾祖而無忘也然此圖始於我先宮傳對寰公迄今五十餘年矣梨棗蠹蝕筆畫漫漶賢親之謂何其聽之也用是重選妙手依舊臨摹而授之梓人雖不敢謂報祖功而酬宗德者卽在乎是但我三世祖闡揚中道之蹟燦若日星予小子遠繼近求之私或借此以告一端云爾

跋

宋歐陽修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跋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展成侯四時來祠

事已卽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  
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元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  
人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爲如瑛  
言可許臣雄臣戒愚齷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  
制曰可按漢書元嘉元年吳雄爲司徒二年趙戒爲司空卽此云臣  
雄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  
完可讀錄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與羣臣上尙書者小異也又  
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

又後漢修孔子廟器碑跋 右漢韓明府修孔子廟器碑云永壽二  
年青龍在涪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也按爾雅云歲  
在申曰涪灘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永壽明年丙申曰  
歲在涪灘是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前  
漢文章之盛庶幾三代之純深自建武以後頓爾衰薄崔蔡之徒擅

名當世然其筆力辭氣非出自然與夫揚馬之言醇醪異味矣及其末也不勝其弊霜月皇極是何等語韓明府者名勅字叔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勅者豈是余學之不博乎春秋左氏傳載古人命名之說不以爲名者頗多故以勅爲名者少也

又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跋 右漢魯相上尙書章其略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尙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復禮孔子宅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建寧靈帝年號也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尙書以致達而已余家集錄漢碑頗多亦有奏章患其磨滅獨斯碑首尾完備可見當時之制也又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元口先聖制命帝卯行又尙書考靈耀曰口先聖蒼際觸期稽度爲赤制讖緯不經不待論而可知甚矣漢儒之狹陋

也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爲漢而已哉

又魯孔子廟碑跋 右魯孔子廟碑後魏北齊時書多若此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尙當自有法又其點畫多異故錄之以備廣覽

又泰山都尉孔君碑跋 右漢泰山都尉孔君碑云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年六十一延熹四年正月乙未以疾卒其序官閎甚簡又或殘滅不完但見其舉孝廉爲郎遷元城令遂爲泰山都尉爾其辭有云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己宙人臣而引禹湯以爲比在今人於文爲不類蓋漢世近古簡質猶如此也

又碑陰題名跋 右漢孔宙碑陰題名漢世公卿多自敎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授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八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宙孔子十九世孫爲泰山都尉自有錄

又孔德讓碑跋 右漢孔德讓碑蓋其名已磨滅但云字德讓者官  
尼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也仕歷郡諸曹史年卅四永興二年七  
月遭疾不祿碑在今兗州孔子墓林中永興孝桓帝年號也其人早  
卒無事蹟可考余集錄所藏孔林中漢碑最後得此遂無遺者蓋以  
其文字簡少無事實故世人遺而不取獨余家有之也按碑名雖無記  
與都尉碑同在廟中同文兩下碑身雖殘缺文猶可辨已附錄於其  
傳末此碑竟磨滅不存一字幸得此數語知其僅有生字之大略也

趙明誠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歐陽公集  
古錄云孔君碑者其名字磨滅不可見而世次官閥粗可考云孔子  
十九代孫潁川君之元子也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拜尚書侍郎治  
書御史博陵太守遷下邳相河東太守建寧四年十月卒其終始略  
可見惟其名字皆亡爲可惜也今此碑雖殘缺而名字尙完可識云  
君諱彪字元上又韓府君孔子廟碑陰載當時出錢人名亦有尙書  
侍郎孔彪元上與此書正同惟孔君自博陵再遷爲河東太守而碑

額題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漢人多如此然莫曉其何謂也

洪适魏梁鵠書修孔子廟碑跋 右魯孔子廟之碑篆額嘉祐中郡守張稚圭按圖經題曰魏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魏志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吏卒守衛碑云元年而史作二年誤也後漢孔僖傳注以羨爲宗聖侯亦誤也文帝履位之初自能尊崇先聖刊寫琬琰知所本矣使其味素王之言行六經之道則豈止鼎峙之業而已哉魏隸可珍者四碑此爲之冠甚有石經論語筆法大體蓋不相遠若繁昌兩碑則自是一家亦有以爲鵠書非也

明楊士奇百石卒史碑跋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掌禮器卒史碑順帝時所立在曲阜余得之陳思孝掌禮器卒史必選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引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見古人慎重如此也王世貞唐張庭珪書夫子廟碑跋 夫子廟碑爲渝州刺史李邕撰

宋州刺史張庭珪書邑語亦似知尊夫子者第任誓可耳不當遂任文也庭珪官至太子詹事著直聲家藏二王墨蹟甚夥書小史謂邑所撰碑碣必請庭珪書此亦其證也第所謂古木崩沙閒花映竹者尙未盡其致耳

國朝朱彝尊百石卒史碑跋 魯相乙瑛以孔子廟在闕里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卽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元嘉三年司徒吳雄司空趙戒聞於朝詔如瑛言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者乃舉文學掾孔鮒任之按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爲卒史秩百石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蓋秩有不同故舉石之多寡別之今本杜佑通典乃譌百石卒史爲百戶吏卒我聞在昔有釋戰國策音義者更難口作雞尸貽笑藝苑以百石爲百戶是雞尸之類也



又孔宙碑跋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在曲阜縣孔子廟庭太中大夫融之父也裴松之注魏志引司馬彪續漢書亦作宙又韓勅碑陰出私錢數列郎中魯孔宙季將干當以碑爲據而後漢書融列傳作佗考宙卒於靈帝熹平四年而佗於獻帝初平元年拜豫州刺史籍本陳留字公緒別是一人竊疑范史不應紕繆若是或後雕時爲妄人所更後學遂信而不疑也

又孔彪碑跋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曲阜石闕多置孔子廟庭獨此碑在林中欧陽子集古錄第云孔君碑惜其名字皆亡趙明誠以爲碑雖殘缺名字可識諱彪字元上證以韓勅史晨二碑率錢人姓名是本義見之於宛平孫侍郎宅文愈斷爛諱及字形模尙存乃弘治中修闕里志改彪爲震都少卿穆逢請撰志者遺之不知震卽彪字之誤也孫氏所藏漢隸約三十餘種尙有張表衡方夏承王純侯成賊伯著諸碑皆宋時拓本今盡散佚睹此如覩故人又絕類郃陽

苓曹全筆法此正永叔所云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旨哉言也  
又封宗聖侯碑跋 右魏封孔羨碑在今闕里孔子廟庭相傳其文  
爲陳思王植所作而梁鵠書之著於圖經假有好事者采之入思王  
集其誰曰不宜鄒陽洪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正  
月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謂誤在史考魏王受禪在漢  
延康元年十一月旣升壇卽作事訖改延康爲黃初而碑辭敘黃初  
元年大魏受命應歷數以改物秩羣祀於無文旣乃緝熙聖緒昭顯  
上世追存二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縣百戶命孔子廿  
一世孫羨爲宗聖侯制詔三公云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旣  
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正月史未必誤若章懷太子注孔僖傳以宗  
聖爲崇聖斯則誤矣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五終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六

藝文第十二之五

論

宋蘇軾孔子論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

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弔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伎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

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不能卻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嬰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聲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恆

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又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爲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旣沒諸子之欲爲

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揚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旣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旣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

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司馬光晏嬰子西沮封孔子論

晏嬰忠信而有禮愛君而樂善於

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皮於吳悅季札豈於孔子獨不知而毀之乎子  
西楚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其志猶晏嬰也其  
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明席書孔子夾谷之會論上 孔子相夾谷之會仲由毀強僭之都  
眾皆頌之而有識者疑焉夫經有不俟傳而可考者夾谷之會郈費  
之墮是也兩書平會之後而繼以齊來歸田則齊田之歸歸以平也  
不平則不會不會則不歸也兩書圍郈之後而繼以墮郈及費則郈  
費之墮墮以叛也二邑不叛二氏二氏亦將資爲保障而不墮也三  
傳乃謂夾谷之會孔子相齊人悔過懼歸魯田仲由爲季氏宰將墮  
三都於是叔孫墮郈及費謂茲二舉皆出孔子仲由之謀也是果然  
哉大凡兵生於怨怨生於所不平也齊既平矣胡自復有萊兵之劫  
哉古之君子固有從容談笑之間折衝千里之外者傳載夾谷之會  
齊出萊兵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視歸乎齊侯說以十數餘言且



曰而不反我汶陽田罷享禮誅侏儒目動神怒殆類曹劌齊柯之盟  
樊噲鴻門之會於聖人氣象大不侔也自左氏作之公穀附之儒者  
從而爭頌之曰仲尼一語威重三軍信非大聖人不能也是豈惟聖  
人哉其在春秋戰國藺相如申包胥鄭子產蘇秦張儀李左車酈食  
其之徒皆足以優爲之矣豈惟聖人哉二氏欲墮二邑移辰墮之孟  
氏不欲墮成公圍之而不克也以此見進退不在公而在三家也而  
謂由孔子哉邱費克而成不能克何孔子長於邱費短於謀成也臣  
舉之則易君舉之則難孔子仕魯豈事君而臣是助乎三家季氏最  
強孟氏最順未見行於強者斯易行於順者卻難若曰有能有不能  
聖人之化未足神也所謂聖人者固將異於人也墮邱費而至於命  
將帥師策已下矣費人入及公側計已疎矣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  
伐之而僅免功亦卑矣斯亦無異於人也夫子嘗謂遠人不服則修  
文德以來之聖人若果用魯成人不服固將明分義以諭之也諭而

不來將鳴其罪以討之乎將輕千乘之主犯矢石以圍之乎既圍矣  
夫子曾不出一奇策擒處父而誅於兩觀之下至無功而還威亦褻  
矣後之人見圍成無功諉之公也向使成叛孟氏孟氏帥師墮成必  
不重勞魯公之圍也後之人追見圍成之事不以歸孟氏而以歸仲  
尼多見其因成敗以附人也且曰墮曰圍皆非有道時事也苟以墮  
都爲功夫子同於用魯之年旣專墮郈之功當服圍成之咎儒者不  
究所從功則歸於仲尼過則歸於魯定設令仲尼再生必不誣功於  
己假曰圍成之時孔子去魯其與史記所載孔子十四年爲魯司寇  
季桓子歸女樂而後行其事未合可盡信哉其諸好事者見夫子備  
帝王之德不得一日小試其政故借夾谷之會以神孔子之功而不  
知所以尊夫子之道也或曰夾谷無孔子墮都無仲由乎曰謂有孔  
由可謂出孔由不可曰孔子之仕如斯而已乎曰此正不必出孔子  
也事不出於孔子奚害爲孔子仕哉今夫濟人者舟也非天也有欲

誦天之功者曰天也非舟也以夾谷之功歸大孔子之聖奚異指舟之功爲天之功哉正唯不知天也

又夾谷之會論下 自有夾谷之會尊孔氏者皆曰孔子拒強齊伐

叛費文事武備於此見之巍乎大哉是豈知孔子哉孔子所以師萬世者豈惟此哉立言者將曰孔子悲鳳麟之不至作文敎以弔天下後世之人懼天下後世謂我夫子周於文德缺於武事不足以絕古今重尊仰也故爲斯言使凡人知我夫子具文武之全材誠帝王之師範也不知孔子之大豈惟此哉今天日星之布其文也雷電之威其武也天之大豈惟此哉其在聖人武固一藝文亦一藝孔子聖人也非文人也譽孔氏以文武將以孔子爲文人乎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所謂多能已非孔子之極者況以其一而狀之哉居孔氏之門以好勇名世者曰子路以文學名科者曰子游子夏設以武人而目子路以文人而目游子夏三子者固將怫然不居矣而

謂孔子居之乎今必以文武而贊孔氏欲尊之反卑之欲大之反小之也尊孔子者以道孔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道在舜禹揖遜傳受道在湯武牧野鳴條易地皆然夫豈二哉道卽太極太極卽萬變而無外孔子太極也所謂文武者固將一以貫之矣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所謂文者道德之文也非文武之文也後世呂孔二祀文武兩途且謂孔廟曰文廟正以所謂文武者當之矣道之不明其有自矣文武果足以名聖秦漢而下英傑之君固有武戡禍亂文致太平其臣之出將入相者往往有之矣豈必孔氏哉斯議也作於左氏附於漢儒後人因而尊大之也左傳附載誣姪禍福家語儒行諸篇皆語孟所不道者以彼之謬質此之疑不可一二盡信之矣設或有焉愚旣陳於前矣固不足以盡聖人也左氏公穀數君子者未聞聖人之大道其所侈大之言則亦不足試也已

王錫爵孔子論

所以曉天下者存乎聖所以命聖人者存乎天夫

天生孔子若有意矣而且窮之噫非天之窮聖人也窮聖人者所以神天下也是意也惟儀封人知之故發諸歎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當時而君焉不過文焉武焉而已使當時而相焉不過陶焉甕焉而已六經未必作四教未必陳轍之未必環浙之未必接天下之耳猶無聞也天下之目猶無見也故天厚其德而薄其位多其能而阻其勢使之近聘於衛鄒之國遠歷於齊楚之邦雖賤而鄙夫得以領兩端之教頑而互鄉得以接大成之傳故曰天之所以窮聖人者正所以神天下也人以爲夫子之不幸子以爲夫子之不幸乃斯民之大幸也

國朝姜宸英史記孔子世家論 太史公於孔子何爲而世家哉余觀其自序每一國則必挈其事之至重者而著其所以作述之意如於晉則曰嘉文公錫圭鬯作晉世家第七於越則曰嘉句踐滅強吳以尊周室作越句踐世家第十二於鄭曰嘉厲公納惠王於趙曰嘉

軼討周亂於韓曰嘉厥輔晉匡周於陳曰嘉威宣能撥濁世而尊周  
然後知其世家乎孔子者同之於列國之諸侯也其同之諸侯奈何  
曰以其同尊周也遷序孔子曰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  
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云云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其意以諸侯之得世其家者以其知有天子而能匡亂反正以天子  
之權歸之於周者莫如孔子之功最大故附孔子於世家者非尊孔  
子也推孔子之心以明其始終爲周之意曰春秋非孔子則周道幾  
乎熄矣以孔子爲尊周而尊周者諸侯之事也故上不得比乎本紀  
而下亦不得夷爲列傳也或謂稱世家爲尊孔子而兩失者是未識  
遷之意者也

辯

宋洪邁孔子正名辯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  
也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責數之以爲野蓋是時夫

子在衛當輒爲君之際畱連最久以其拒父而竊位故欲正之此意明白然子欲適晉聞其殺鳴犢臨河而還謂其無罪而殺士也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稱朝歌墨子回車邑里之名不善兩賢去之安有命世聖人而肯居無父之國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己夫子所過者化不令而行不言而信衛輒待以爲政當非下愚而不移者苟其用我必將導之以天理而趣反其真所謂命駕虛左而迎其父不難也則其有補於名義豈不大哉爲是故不忍亟去以須之旣不吾用於是慨然反魯則輒之冥頑悖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子路曾不能詳味聖言執迷不悟竟於身死其難惜哉

又孔子欲討齊辯 陳成子弑齊簡公孔子告於魯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左傳曰孔子請伐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常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伐也說者以爲孔子豈較力之強弱但明其義而已

能順人心而行天討何患不克使魯君從之孔子其使於周請命乎  
天子正名其罪至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予以爲魯之不能  
伐齊三子之不欲伐齊周之不能討齊通國知之矣孔子爲此舉豈  
真欲以魯之半力敵之哉蓋是時三子無君與陳氏等孔子上欲悟  
哀公下欲警三子使哀公悟其意必察三臣之擅國思有以制之起  
孔子而付以政其正君君臣臣之分不難也使三子者警必將曰魯  
小於齊齊臣弑君而欲致討吾三臣或如是彼齊晉大國肯置而不  
問乎惜其君臣皆不識聖人之深旨自是二年孔子亡又十一年哀  
公竟偏於三子而孫於越比之簡公僅全其身爾

又有若辯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爲師  
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  
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  
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



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子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歷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尙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若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座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爲非君子之言又以爲夫子有爲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爲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畫像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明宋濂孔子生卒辯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

固差矣至賈逵註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  
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爲二十一年生也司馬  
遷著孔子世家云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  
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註左氏傳謂二  
十二年生司馬貞主公羊穀梁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爲二  
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爲  
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公羊穀梁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  
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略與宗翰同洪  
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卽夏之八月二十  
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爲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  
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歷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  
或十八日是爲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爲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  
十一月之節矣旣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

爲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爲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若是眾言之不齊固各有見乎濂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爲甚近其言必有所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歷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註家謂己酉爲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紀多可考據宋之大儒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尙不足信乎曰衛靈之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爲甯武臣於衛然後得解圍而去按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

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則武子年當耄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年表則又謂十二年以年表爲是則世家爲非以世家爲是則年表爲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夫言行且不得其真者居多而況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卽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矣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爲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卽爲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歷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己酉而

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  
牙可也曰孔子之生予旣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  
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sup>先聖</sup>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  
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  
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  
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  
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爲辛酉己丑日爲戊戌者亦非  
也自壬戌歲上溯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尤非也曰近  
代王應麟博極羣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  
之何邪曰眾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  
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辯則辯矣夏周二  
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邪曰是非爾所知也雖罄徂徠  
之松以爲煤盡剡溪之藤以爲楮未能竭吾喙也他日當爲受春秋

者詳焉

國朝顧炎武闕里辯

闕里志引漢晉春秋曰魯有二石闕曰闕里

又以爲後儒尊崇夫子之稱其說自相牴牾按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孔子宅至漢魯恭王時尙存漢晉春秋之云二石闕必有所據石闕之下其里卽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遂以爲名魯論有闕黨童子五百家爲黨闕黨是闕下之黨左傳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是闕之西偏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門慶忌注云姓闕門名慶忌蓋亦如東門北宮之類以居爲氏者也

解

國朝汪琬孔子祥琴解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汪琬曰此

記禮者之誣也祥而縞是月禮徙月樂祥禋之同月異月吾姑不暇辯然必俟徙月而後用樂則已審矣顧孔子之彈琴也獨不當俟諸

踰月之外乎按琴瑟之爲物雖君子無故不徹者然考之於經皆燕  
饗樂器也其在鹿鳴之詩曰我有嘉賓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是宜從  
徙月之例無惑也况當大祥之時其服則猶麻也其寢則猶未牀也  
雖使稍加緩焉以訖於踰月何不可者而孔子必欲彈之以干非禮  
乎與其不成聲不如其勿彈與其彈於旣祥之後不如彈之於旣禫  
之後也魯人朝祥而暮歌則孔子薄言其失孟獻子禫而不樂則稱  
其加於人一等孰謂孔子者禮教之所從出而反不如獻子乃僅僅  
與魯人爭五日之先後乎使孔子果琴之彈也必不賢獻子而諷魯  
人孔子旣已賢獻子而諷魯人矣決不身自彈琴以干非禮之誚也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  
說者以爲大祥除服不得與他人饋奠之事夫饋奠且不得與如之  
何可以彈琴乎哉吾故曰誣孔子也蓋記禮者本非一人故卽檀弓  
一篇往往彼此相悖謬如此

考

明五十八代孫公璜嫡裔考 宗法古禮也三代以降存者鮮矣惟我闕里孔氏世受封爵主奉祀事一嫡相承其直如矢至四十三代祖仁玉遭五季之亂僅存子身生四子長曰宜幼曰勛宜爲宗子宋襲封文宣公生三子長延世次延澤延世襲封生聖佑聖佑襲封無嗣以延澤子宗愿襲封宗愿生子四長若蒙次若虛三若愚若蒙襲封衍聖公生子二長端友次端操後若蒙坐事廢爵以弟若虛襲封奉聖公若虛卒仍以若蒙長子端友襲封衍聖公端友於建炎三年偕勛之元孫傳扈從高宗南渡寓衢因家焉謂之南宗端操留守廟林金命權襲封衍聖公主祀事謂之北宗南宗端友無子以端操之子玠繼玠生措措生文遠文遠生萬春萬春生洙俱襲封衍聖公於衢洙無子遂罷封北宗端操生璠璠生子三長曰拯次曰撫拯無子撫繼襲撫生子二長元措次元紘元措無子以元紘之孫湏爲嗣俱



權襲封衍聖公於魯濱又無子而宗愿長子若蒙之嗣絕矣若虛生  
 端本端本生璋璋生子二長曰扑次曰挺扑生元隆挺生元錫俱無  
 子而宗愿次子若虛之嗣絕矣若愚生端立端立生琥琥生拂拂生  
 子三長元孝次元用元孝生之厚之厚生浣浣生思晦元延祐三年  
 以思晦世次嫡長遂命襲封衍聖公思晦生克堅襲封克堅生子八  
 長希學襲封太祖洪武元年詔克堅父子入覲待克堅以賓禮仍命  
 其子希學襲封衍聖公希學生訥訥生子四長公鑑公鑑生彥縉彥  
 縉生子四長承慶承慶未襲卒生子二長宏緒次宏泰宏緒以事失  
 爵弟宏泰襲封宏泰卒仍以宏緒長子聞韶襲封聞韶生子二長貞  
 幹貞幹生尙賢此北宗宗子襲封之世次也今南宗彥繩出孔傳之  
 後傳父舜亮祖道輔曾祖助傳長子端問端問生壽壽生攄攄生應  
 發應發生言言生津津生思許思許無子以兄思俊三子克忠爲後  
 克忠生希路希路生議議生公誠公誠生彥繩彥繩於弘治九年授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生承美此南宗庶支從出之源也舊譜據實正書係思許爲津之次子今彥繩於弘治十一年刊行家譜乃擅移宗祧將身及子承美等列南渡宗子之後以繼孔洙而北宗若愚子孫世次嫡長反附孔傳裔孫之下既不祖孔傳而又僭承端友以疎閒親以庶奪嫡推此一端奚所不至昔聖祖爲政正名爲先彥繩敗祖宗之成法負朝廷之恩意已移牒浙藩改正僞譜立石儒學猶恐吾宗後人不辨南北嫡庶絕續之由故詳述於右以正之

關里文獻考卷三十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七

藝文第十二之六

頌

漢張超尼父頌 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

魏曹植孔子頌并序 自五帝典絕三皇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聖者莫高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類拔乎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頌曰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宰子晝寢冀土作誠過庭子弟詩禮明記歌以詠言文以聘志予今不述后賢曷識於鑠尼父生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德倫三五配皇作烈元鏡獨鑑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凌雲霓學者三千莫不俊乂惟仁是憑惟道足恃鑽仰彌高請益不已

晉孫楚尼父頌 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

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  
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  
邁

國朝陳廷敬

天駕幸闕里頌并序 康熙歲甲子

皇帝臨位二十有三年海寓寧和黔黎輯乂仁聲布流旁暢域外肅肅  
雍雍咸稱

聖意於時三事大夫賜言曰昔者刻玉遊河披圖巡徂襄野之駕塗山  
之會皆能焜耀簡籍垂於方來仰惟

皇上當位作聖首出建極君師之統千禩一時乃猶屈己求賢虛懷訪  
道廣廈細旂之上誦吟冊書潛神討研宵旦不輟勤踰儒素遐稽統  
緒嚮往孔子思致殊禮肇盛典者久矣今茲萬國既同文化懋興宜  
遂以時宣省風教展義魯邦下塞眾望

皇上寢睿思延廷問久之迺

詔曰事先師禮重且嚴惟茲二三輔弼暨廷臣之嫻於制者采擇古義以聞又

詔曰汝廷敬實惟予舊講臣其與議所宜行臣從諸臣後議具上

皇帝曰俞朕慕聖道敬因東巡狩詣先師宅里其母重煩吾民供億於是肆赦軫農放稅已責引敷愷澤於天下然後乃歷吉日協靈辰野廬警路宮正設蹕玉輿曉升帷殿夕御前驅朱旗屬車日羽以臨乎岱宗是時未臻乎闕里也飛旆淮江觀民設教月屆黃鍾旋軫南陸聿來聖居覽觀林廟圖書器物之盛嚴恭將事樂奏禮行光景盱眙聖歆如答臣廷敬向以儒學猥蒙擢任又特被

勅旨議禮恭睹禮成不勝歡忭震躍伏而思曰前代之崇禮者可紀矣太牢特祀肇自西京襲成祿將爰及東漢貞觀定朝會之儀開元錫文宣之號器物之賜渥於廣順陪位之班詔始祥符至和加衍聖之

稱承安世曲阜之令皆名爲崇儒重道而備物致誠忘勢而希至德  
惟我

皇上爲列辟稱首臣以淺識窺較萬世師表之稱則與乾坤同其悠久  
也六經表章之澤則與日月並其光華也畱鳳蓋於戟門車服禮器  
所未備也頒龍章於鄉校普天率土所共瞻也而南皇皇莫與京矣  
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惟聖體道生民拔萃德踰位兮惟

帝則聖統壹萬類位斯配兮

龍飛於天周覽八極嘉鳳德兮聖作物睹垂祀萬億視魯國兮

帝開明堂于羹于牆坐則見兮

帝會方岳東西南朔來殷薦兮

鑾車戾止鏘鏘穆穆金絲肅兮

駐蹕古亭雲霞委屬清泉瀉兮上公稽首籩豆奔走昭世守兮暨四姓

後博士童者

恩滂厚兮賜所過租歌騰於塗惠我人兮惟

帝福我我神其妥戴

大君兮莘莘髦士百爾濟濟頌聲起兮於赫

帝功與天比崇無終窮兮

彭孫適

皇帝釋奠於闕里頌并序

臣聞三才懋建作極者惟皇六位時成亶

聰者惟后故有禮樂刑政以爲宰世之權有中正仁義以爲綏猷之  
準自河洛苞符以後暨帝皇禪繼之年莫不兼作君師總司治教龍  
章觀象卽開道法之宗鳳宸當陽迭啓見聞之緒皇皇乎郁郁乎斯  
無得而喻也周德旣衰典章攸斁夏正歸藏之學溯二代而無徵緝  
熙執競之心歷數傳而寢晦於是玉麟授簡洩天瑞於素王珠緯儲  
精吐靈徵於元聖秉覺民之木鐸握定世之珍符繫易象而作春秋  
刪詩書而正禮樂王事備天德明軌則咸昭彝倫式敘蓋九皇之軌

躅獨萃平鄉七聖之源流同歸泗水矣兩楹告夢諸子雜興正學衰  
微羣言淆亂非無英君誼辟恢大業於方新學士大夫探微言於將  
墜而道風猶鬱治化未醇然則代閱千年緒分百氏而欲六五帝四  
三王闢虬圖攬鳳德使景星慶霽暉麗於中天玉節金聲鏗錫於終  
古自非

聖人而在

天子之位其道無由也

皇帝纂述丕基撫定方域聰明睿智質稟於生知文武聖神德全乎廣  
運天策內據而八紘風動威弧外指而六合雲行黼幄澄懷則宸鏡  
徹圖書之蘊彤泥發檢則奎章摘日月之華縕瑟而協氣同流垂裳  
而兆人自理大猷升矣皇風穆焉然後憑軾南巡結旌東邁

躬臨闕里謁祀尼山詘萬乘之尊修嚴師之敬威儀允秩典禮有加

睿藻鋪宣大文炳煜褒衣博帶之士踴躍而趨風瞻雲就日之民咨嗟



而觀化臣以譴劣備職禁林邁會休明宜有宣述敬拜手稽首而獻  
頌曰璇樞啓泰瓊筵迎長三階有謚七曜重光丹萸集陞紫茵生房  
道洽政治洪惟

聖皇上繪下絺左干右羽薈萃禮園翱翔書府衢室採風明堂稽古萬  
彙順成百昌蕃庶至仁普溥淳化庀鴻受球冀北鳴鸞堯東泛瀛絜  
廣踐嶽侔崇謁祠宣聖展禮滋共乃戒乃賓乃洗乃盥廣樂在懸黃  
流在瓚薦號几筵登歌絃管俎豆之容愉愉衍衍越若邃古儀象初  
垂以治以教作君作師羲軒首出勳華代推禹湯文武羣聖同規嶽  
嶽尼山洋洋泗水祖述先型憲章往軌斯理未泯百世以俟道統攸  
歸在今

天子河珍剖韞洛寶開鍵道貺靜契德符動宣光闡經術寵賁儒先聲  
漸教被民陶物甄貞觀者天貞明者日炳炳

皇猷巍巍

聖德臣廟禁廬丹鉛是職稽首頌颺式示無極

徐元正

聖駕幸闕里頌并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有三年甲子壽域遐開仁風丕暢民俗和樂農穀殷昌薄海內外罔不臣順賓贊稽首來庭文德漸被訖於遐邇巡喬由翕百神懷柔

皇帝念至治休明衷乎聖道道統之盛生民迄今莫孔子若神京去曲阜千有餘里緬惟風教薰德若鄰必秩隆儀修殊典乃可以光四表而型百辟於時霜野穫雲稼登爰

命鑾輅發自燕郊從官衛士後先肅伍龍旂鳥旗飛揚掩藹藹山岷田叟咸得迎覲清光懼忭率舞於道既詣闕里

皇帝將有事於廟堂望見奎文閣卽下輦步入大成殿行釋奠禮豆籩靜嘉饗酒旨潔薦裸降登卽事益虔祀畢敬題萬世師表四字以垂

示永永又撤鹵簿中御蓋俾藏諸廟旋

駕幸聖林祇拜如謁廟加周公裔孫博士復曲阜田租一歲於是東魯父老睹斯盛者莫不欣踴歎嗟僉稱

聖天子重道崇師推恩及物曠古未有此治與道偕隆君與師兼作蓋非孔氏一家之私榮直邦家之慶而史冊之光也臣元正遭逢

聖世父子並列禁近臣父倬又嘗承乏西離習睹

皇上尊師重道之盛遂不自揣其詞之猥瑣而系之以頌曰於爍景運元會維新黃鍾迴律

大輅東巡瞻言泰岱孕靈降神揭揭宣尼秉道師尊廟貌闕里星拱北辰止輦升堂

睿容肅溫

至尊北面而拜哲人釋奠有恪潔毛幣蘋蕕題藻句皆探本真

聖克知聖匪直以文遂麗辰墨爛若星雲詣謁林臺徒御星奔靈囂蔽

蕤古楷輪菌撫茲卉植手澤未湮崇祀弘澤延及後昆蠲租賜復式  
道推仁周魯故國姬宗麟振子以世秩實創厥恩舉其大者卓於千  
春士走相告幸遘休明

聖作於上愚敢不承敷於四海至治烝烝式昭盛典萬禩準繩

六十八代衍聖公傳鐸

御書生民未有匾額頌 大哉孔子大莫與京聖由天縱道集大成我

皇建極惟一惟精爰頒

宸翰用表式衡四言包舉萬象恢宏形模肅穆體格崢嶸先聖後聖揆

合光明民瞻民仰萬邦章程

關里文獻考卷三十七終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八

藝文第十二之七

贊

魏王粲正考父贊 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為國卿族則公姓年在  
耆耄三葉聞政誰能不忘申茲約敬饌粥予口偃僂受命名書金鼎  
祚及後聖

晉摯虞孔子贊 仲尼大聖遭時昏荒河圖沉翳鳳鳥幽藏爰整禮

樂以綜三綱因史立法是謂素王

唐睿宗宣聖贊 倚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刪詩定

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宋太祖宣聖贊 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

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又顏子贊 生值衰周爵不及魯一簞藜藿陋巷環堵德冠四科名

垂千古沒表萬邦遂封東土

眞宗宣聖贊并序 若夫檢玉介邱迴輿闕里緬懷於先聖躬謁於嚴祠以爲易俗化民旣仰師於彝訓崇儒尊道宜益峻於徽章增薦崇名聿陳明祀思形容於盛德爰刻鏤於斯文贊曰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升中旣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

徽宗宣聖贊 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彝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永蹈乃立斯所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崇

高宗聖賢贊并序 朕自睦鄰息兵首開學校教養多士以遂忠良躬幸太學延見諸生濟濟在庭意甚嘉之因作文宣王贊機政餘閒歷取顏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爲製贊用廣列聖崇儒右文之盛復知師弟之間纓弁森森覃精繹之訓其於治道心庶幾焉宣聖贊曰大

哉宣王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喻惟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寓聿崇顏回贊曰德行首科顯冠學徒不遷不貳樂道以居食飲甚惡在陋自如宜稱賢哉豈止不愚曾參贊曰大孝要道用訓羣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爲儀刑子思贊曰閒居請厲世業克昌可離非道孜孜力行發揮中庸體固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孟子贊曰道術分裂諸子爲書旣極而合篤生真儒詆訶楊墨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閔損贊曰天經地義孝哉閔騫父母弟昆莫閒其言汚君不仕志氣軒軒復我汶上出處休焉再耕贊曰德以充性行以澡身二事在躬日躋而新並驅賢科得顏與鄰不幸斯疾命也莫伸冉雍贊曰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履之成性存存駢角有用犁牛莫論刑政之言惠施元元宰予贊曰辨以飾詐言以致文苟弗執禮宜莫釋紛朽木糞牆置不足云言語之科曄然有聞端木賜

贊曰謙德知二器實瑚璉動心幾先孰並其辨一使存魯五國有變終相其主譽處悠遠冉求贊曰循良之要在於有政可使爲宰千室百乘師門育材治心扶性退則進之琢磨之柄仲由贊曰升堂惟先千乘惟權陵暴知非委質可賢折獄言簡結纓禮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言偃贊曰道義正己文學擅科爲宰武城聊以絃歌割鷄之試牛刀謂何前言戲耳博約則多卜商贊曰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爲君子儒作魏侯師後禮始可言詩假蓋小嫌聖亦不疵顓孫師贊曰念昔顓孫商德爲鄰學以干祿問以書紳參前倚衡忠信是遵色取行違作戒後人澹臺滅明贊曰惟子有道天與異容狀雖云惡德則其豐南止江沱學者雲從取士自茲貌或非公宓不齊贊曰君子若人單父之政引用寤君放魚鼈令傅郭勿穫遂能制命百代理邑用規觀聽原憲贊曰軾彼窮閭達士所賓邦無道穀進退孰倫敝衣非病無財乃貧賜雖不憚清節照人公冶長贊曰子長宏度高出倫



輩雖在縲紲知非其罪純德備行夫子所采以子妻之尤知英槩南宮縉贊曰先覺既位簪履並馳尙德君子爾乃兼之羿杳可慚禹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觀白圭公哲哀贊曰周衰僞隆政在羣公廉恥道微家臣聿崇不爲屈節搗默自容子於是時凜然清風曾點贊曰惟時義方有子誠孝怡怡聖域俱膺是道暮春舞雩詠歌至教師故與之和悅宜召顏無繇贊曰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爲世範學爲人師請車誠非顧匪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慈商瞿贊曰易之爲書彌綸天地五十乃學師訓有是子能受授洗心傳世知幾其神宜被厥祀高柴贊曰婉彼子羔受業先聖宗廟之問一出乎正克篤於孝非愚乃令師知其生有輝賢行漆雕開贊曰仕進之道要在究習具臣而居咎欲誰執斯未能信謙以有立闕里說之多士莫及公伯寮贊曰人有賢否道有廢興子如命何營營震驚季孫雖惑景伯莫平師資一言秩祀亦徵司馬耕贊曰手足甚親志異出處魑將爲亂子乃脫

去在污能潔危而有慮內省若斯何憂何懼樊須贊曰養材以道聖人兼濟始謂非仁問辯良喜寓志農圃似啖仁義學稼之辭豈姑舍是有若贊曰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兩端發問未答機鋒以禮節和斯言可宗公西赤贊曰學者行道敝糲亦稱使齊光華偶爲肥輕周急之言君子所令答問允嚴理皆先經巫馬施贊曰天清日明密雲何有師命持蓋子亦善叩惟夫子博三才允究學者之樂所得遂茂梁鱣贊曰室家壯年無子則逐見於信史全齊之俗原本厥初師言可復以學則知揆之宜篤顏辛贊曰孰封于蕭實惟子柳夙飫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斯馨賢業所就以侑於儒傳芳逾茂冉孺贊曰紀伯子魯聖學是務勵己斯約好問乃裕周旋中規容止可度允矣昔賢後世所慕曹卹贊曰肅肅曹伯王室之裔積習樂道切磋明義惟善則主爾德是類史筆有煥令名永紀伯虔贊曰有懷子皙全魯之彥儒行旣名聊伯乃建兢兢受道奕奕弁懿選嘉

封世享馨薦公孫龍贊曰黃伯著祀公孫是云彌縫中道協輔斯文  
藏修方異漸漬甚勤史記不忘播爲清芬冉季贊曰東平子產姓著  
盛時奉師於塾講道之微答問成敏淵妙以思升降廉陛尙想英姿  
秦商贊曰孔父秦父相尙以德俱生賢嗣相與維則是父是子致詰  
儔克會弁儒林令名無極漆雕哆贊曰子斂受封爰居武城疊疊其  
聞翩翩其英摠衣時習願學日明誕敷孔教爵里疏榮顏高贊曰琅  
邪之伯其惟子驕微言旣彰德音孔昭已觀雲舞同聽齊韶歷千百  
禩跂想高標漆雕徒父贊曰遐想子期挾策聖帷涉道是嗜微爵可  
縻在德旣賢在名乃垂洋洋之風逮今四馳壤駟赤贊曰式是壤伯  
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  
諸儒商澤贊曰邈矣子季睢陽是伯屏息受業延教登席未踐四科  
固涉六籍祀典載之好是正直石作蜀贊曰昔在石邑能知所尊懋  
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場名里門此道久逝彼美長存任不齊

贊曰任城建伯其表曰選淑問雅馳才華清遠競辰力行愛日黽勉  
孔教崇崇令緒顯顯公夏首贊曰堂堂子乘洙泗之英樞衣唯諾致  
力知行淵源其學赫奕其名慶封錫壤侯于鉅平公良孺贊曰陳有  
子正爲世所重制行維賢義理之勇學不自滿才堪大用年平其封  
式彰光寵后處贊曰溫溫子里入聞至聖攬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  
闢域不乖言行全齊之封竹素榮盛秦冉贊曰彭衙高士經籍是親  
贊成德業協於彝倫底績聖學期肖素臣優哉游哉學以致身奚容  
黠贊曰雍容子哲已望堂室幼則有造成則祖述文采日化儒風力  
弼永觀厥成德音秩秩公肩定贊曰公氏子忠聖門之俊修行文學  
恆存忠信道究一中牆依數仞梁父受封榮名益振顏祖贊曰闕里  
始教羣弟皇皇好學不倦時維子襄疏封錫命侯于富陽於萬斯年  
名譽益彰鄒單贊曰杏壇受教子家其英樞衣侍立善訓思明學業  
益進德譽斯馨宜崇厥祀寵爵聊城句井疆贊曰孔徒三千升堂七

十子於其閒有業學習駿造聖功巋然獨立茂陟嘉封鴻名緝緝罕  
父黑贊曰循循子素從游闕里分席杏壇飲波泗水四教克遵百行  
均美錫壤祈鄉式崇厥祀秦祖贊曰秦有子南贊贊述作守道之淵  
成德之博範若妙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寵爵申黨贊曰旣旣  
申周四科與儔逸駕文囿鼓枻儒流冠佩旣燕言動允休邵陵得封  
可想清修公祖句茲贊曰惟彼子之錫伯期思與賢並進得聖而師  
彬彬雅道翼翼令儀至言廟食不隳榮期贊曰伯茲雲婁務學  
實著三千之徒七十是豫匪善莫行惟德乃據紀于前書式章厥譽  
縣成贊曰至聖立教子祺安雅擅譽魯邦啓祚鉅野燁矣風猷時哉  
用舍出倫離類後學是假左人郢贊曰伯彼臨淄德行稱賢希蹤十  
哲秀穎三千心悅誠服家至戶傳樂只君子文聲益宣燕伋贊曰師  
席高振大成是集至道克傳賢達斯執善教云褒儒風可立漁陽之  
士得跂而及鄭國贊曰伯夫榮陽實惟令德優入聖門過不畱跡道

以目傳妙則心識猗歟偉歟後代之則顏之僕贊曰賢行顏叔親承  
尼父志銳所期道尊是輔泥在鈞陶木就規矩終縻好爵揚名東武  
原亢贊曰原氏子籍從尼父遊潛心墳典其業允修出言可式入聖  
則優樂平寵襲克振儒流樂欬贊曰樂氏子聲錫爵昌平信道之篤  
見善乃明引領高節載惟思誠先賢聿集出爲時英廉絜贊曰兄弟  
之邦士有廉庸涵泳素教表揭儒宗杏壇探賾洙泗從容作興一時  
莒父其封顏何贊關叔仲會贊曰瑕邱作邑子期是爲親訓有日廣  
業於時四教允隆五常以持比肩俊傑聞望斯垂狄黑贊曰仰止秋  
哲抱負淵通游泳德化揚厲素風偉識旣異持教乃隆厥志茂焉哉  
祀無窮邳巽贊曰彼美邳子先聖是承牆仞已及堂陛將升良玉斯  
琢寒水必冰錫壤平陸茂實昭騰孔忠贊曰維子挺堊道德之門佩  
服至論鯉則弟昆三得三已所問殊溫君子歸服義不掩恩公西與  
如贊曰杏壇啓教高弟如雲賢哉子上敬業樂羣居仁由義崇禮修

文臨胸錫爵永播清芬公西點贊曰倚爾子上魯邦之望以德則貴  
惟道是唱師聰師明友直友諒伯於祝阿儒風斯暢蘧瑗贊曰有衛  
伯玉夫子與居寡過未能薦贊使乎以屍諫君友則史魚果能進賢  
燦然簡書施之常贊曰開國乘氏有德斯彰參稽百行贊理三綱自  
拔名甚光在史藹藹歷久彌芳林放贊曰禮之有本子能啓  
問大哉斯言光昭明訓德輝泰山誣祭能奮崇茲祀典盍永令問秦  
非贊曰樂善哲士伯於汧陽傳道克正垂名允臧執德以宏用心必  
剛表廣業履式贊素王陳亢贊曰惟禽之問過庭其鯉求以異聞詩  
書云爾問一得三誠退而喜且知時聖不私其子申棖贊曰剛毅近  
仁志操莫渝性匪祝鮒面豈子都有一於此剛名可圖云慾則柔蓋  
生之徒琴張贊曰多能鄙事聖人曲藝惟其知之是以不試宗魯雖  
友弔必以義尙師嘉言祀亦罔替顏噲贊曰褒錫朱虛在器輪與儒  
室振領聖門曳裾賢業素蘊美材以摠百世不刊載觀成書步叔乘

贊曰勉勉子車封邑淳于親炙避席唯諾趨隅發微旣博雅道是扶抑可尚也不亦美乎伯魚贊曰東魯門中嘉此名胄有爲之先更爲之後旣勤析薪且克荷負兩聖一身終古誰偶

理宗聖賢贊 宣聖贊曰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歷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旣作文敎聿崇古今日月萬代所宗顏子贊曰學冠孔門德行科首聞一知十若虛實有樂道簞瓢不易所守步趨聖人瞻若其後

按宋理宗所作道統贊凡十三首今惟得此二首餘贊並闕

大中祥符二年廷臣奉勅分撰諸賢贊 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修國史王旦撰顏回贊曰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屢空臨幾睹奧用行舍藏與聖同道封岱丁辰益茲榮號閔損贊曰子騫達者闇闇成性德貫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閒言道亦希聖公袞增封均乃天慶禮部尙書知樞密院事修國史王欽若撰冉耕贊曰聖門達者德行爲先洙泗來學顏閔差肩天封



展禮公衰褻賢生則命寡沒而道宣冉雍贊曰不佞之仁具體之賢  
登彼堂與用之山川代逢偃革禮畢升煙錫以三壤賁茲九泉尙書  
左丞參知政事馮拯撰宰子贊曰倬彼宰子服膺宣父學洞堂與名  
揚鄒魯再期設問五常垂矩遇我慶成增封茅土端木賜贊曰賜之  
望回獨云知二器稱瑚璉在禮斯貴服道稱師名垂萬世公爵追崇  
時惟肆類行尙書左丞知樞密院事修國史陳堯叟撰冉求贊曰謙  
謙令德少著嘉聞敏於從政治以斯文垂鴻報本適遇明君永錫徽  
稱載揚清芬仲由贊曰猗歟魯哲義勇無儔獨立不懼從政惟優欽  
屬仁聖勒封介邱褻賢進號載顯英猷守尙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  
修國史趙安仁撰言偃贊曰魯堂登科睹奧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  
政澹臺之舉行不由徑追建上公素風逾盛卜商贊曰詩動天地起  
予者商溫柔立教文學升堂雅頌得所治亂攸彰慶成嘉贈其道彌  
芳尙書右僕射張齊賢撰曾參贊曰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唐虞比德

洙泗推賢服膺授旨終身拳拳封巒飾贈永耀青編顓孫師贊曰堂  
堂張也商德與鄰尊賢容眾崇德依仁入趨函丈退而書紳升中優  
贈道與名新行戶部尙書溫仲舒撰澹臺滅明贊曰不由徑行其直  
可貴不私見人其公可畏擊蛟旣勇毀壁且義紀號益封旌厥賢士  
宓不齊贊曰天生良材爲魯君子堂上琴作邑中民治伍人致逸受  
教成美展禮崇賢疏爵有煒行戶部尙書寇準撰南宮紹贊曰南宮  
君子尙德聖門有道不廢危行遜言白圭三復執愼思存慶成旌善  
昨壤佳藩公哲哀贊曰賢哉季次履潔居貞卷懷不仕家臣是輕素  
王攸嘆式昭令名封巒均慶侯社疏榮給事中三司使丁謂撰曾點  
贊曰侍坐魯堂各言其志舍瑟而對超乎冉季浴沂舞雩詠歌道義  
遇我慶成錫壤進位顏無繇贊曰素王將聖實爲我師顏子殆庶趨  
庭學詩請車無愧陋巷安卑追榮侯服逢此上儀守給事中知制誥  
同修國史晁迥撰商瞿贊曰易之爲書窮理盡性瞿也親受抗心希

聖韋編靡釋素風允競展禮封侯千載輝映高柴贊曰猗歟子羔孝  
心篤矣慎終銜恤未嘗見齒難能而能君子知己考古褒崇於斯爲  
美行尙書工部郎中知制誥李宗諤撰漆雕開贊曰闕里之堂邈矣  
難造猗歟子若實睹其奧學優當仕非乃攸好明祀益封式稽古道  
公伯寮贊曰孔門達者服膺聖域函丈摠衣其儀不忒顯允君子有  
典有則禮洽慶成爵封侯國行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同修國史  
判史館事楊億撰司馬耕贊曰仁遠乎哉其言也切虛往實歸耽思  
旁訊違難迷邦奚虞悔吝疏爵丁辰寵名以峻樊須贊曰學優乃仕  
齒于家陪戎車爲右誓衆靡回質疑辨問仁智旣該建侯追榮垂裕  
方來行御史中丞兼尙書工部侍郎王嗣宗撰公西赤贊曰翊聖賢  
者徂徠之英謙言小相終成大名立朝儒雅出使光榮佐佑禮法諸  
侯作程有若贊曰魯國高士克念烝民  
**殊類聖人**  
**信義是陳**  
**龜鑑羣臣行尙書右丞向敏中撰原憲贊曰**

賢哉子思介然清淨貧惟固學道乃非病衣冠忘傲草澤遂性升中  
進秩垂芳尤盛公治長贊曰德行貞純公治孰倫本非其罪枉拘厥  
身魯堂推善孔門配姻俾侯之貴久而彌新行尙書吏部侍郎趙昌  
言撰巫馬施贊曰英英子施受天和氣名登魯堂位沉周季猶勤戴  
星庇民爲治讓德進封垂芳永世陳亢贊曰於美子禽服膺尼父問  
一得三垂訓千古名由實實德以位序運屬封爵崇分土行尙書  
金部員外郎知制誥判集賢院事周起撰梁鱣贊曰元聖舊邦森然  
精爽於惟子魚式瞻遺像紀號停鑾侯封錫壤儒道有光百王所仰  
顏辛贊曰增封雲嶺詔蹕魯堂顯允君子令儀有章英槩如挹德音  
不忘橫亘千古淳風載揚尙書戶部郎中知制誥李維撰冉孺贊曰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允矣子魯堂奧斯窺惟帝登岱克陳上儀追封  
侯社沂水之湄冉季贊曰冉子挺生鍾是純粹游聖之門切摩道義  
時邁升中禮成肆類錫壤諸城式昭遺懿行尙書比部員外郎知制

誥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王曾撰伯虔贊曰肅肅魯堂旣  
旣闕里伯氏達者克肖夫子運偶慶成禮崇追美後學式瞻高山仰  
止公孫龍贊曰子石鉅賢探微博古稟粹荆衡從師鄒魯令聞不已  
儀型斯睹展義疏封遂荒故土行右諫議大夫知制誥錢惟演撰秦  
冉贊曰惟聖享天陟於神房惟帝遵道升茲魯堂允矣君子宛兮清  
揚式賁先烈錫諸袞章秦祖贊曰

之輔

穆章甫  
尚書戶部郎中龍

圖閣待制集賢殿修撰戚綸撰漆雕哆贊曰闕里稱賢哆也其一學  
以適道名參入室昔爲達者今逢盛日俾侯濮陽膺茲寵秩顏高贊  
曰魯國諸生顏氏爲盛達者升堂是亦希聖龍章載加侯服輝映名  
著遺編人師往行尚書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集賢殿修撰同修起  
居注陳彭年撰壤駟赤贊曰猗與壤駟信而好古驅駕咸秦握衣鄒  
魯言必成文動不踰矩成禮介邱追榮社土漆雕徒父贊曰受教聖

人服勤墳籍如彼時術故能日益元封慶成介圭追錫圖形繪素鏤美金石尚書工部郎中直昭文館陳充撰石作蜀贊曰宣尼日月無得而踰粵有哲士嘗爲學徒登封偶聖至德崇儒以地進爵斯文乃殊任不齊贊曰荆衡誕粹賢生其中服膺數仞誠明感通地邇長坂爵嘉素風虔遵祀典列在儒宮尚書主客郎中直祕閣刁衍撰林放贊曰子邱明哲道洽素風問禮之本爲儒所宗東嶽稱美長山表封云亭告畢慶澤薦隆商澤贊曰子季從師服膺儒雅闕里垂名同於達者昔寵睢陽今旌鄒野運偶登封薦臻純嘏行右司諫直史館張知白撰申棖贊曰洙泗之秀橫經魯堂名亞十哲道尊五常時巡駐蹕闕里增光封侯錫命永代流芳公良孺贊曰子幼真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配享終古運屬聖神時巡鄒魯五等疏封三綱式敘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楊紳撰曹卬贊曰三千孔徒七十賢者子循服道聖門之下笙簧經籍輔翼儒雅爵爲蔡侯名器匪假奚容藏贊曰

雍容子暫服勤儒墨闕里橫經魯堂師德昔從游聘今逢檢勒皇錫  
信圭洙泗收色行尙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查道撰句并疆贊曰衛  
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慕韋編升中覃慶儒術攸先徹侯疏  
爵闕里之賢申黨贊曰猗與子周龜蒙垂裕昔參八九今逢三暮溜  
川錫壤儒風載路檢玉旌賢昭我王度行尙書祠部員外郎直集賢  
院石中立撰縣成贊曰異能之士孔徒寶繁悅服至德祖述微言富  
稟天爵游乎聖門追崇之典昨以侯藩左人郢贊曰循循善誘從師  
奉聖義修道隆終古斯盛興儒建侯休命  
行尙書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梅詢撰公祖句茲贊曰子之生魯從  
師尼父恂恂闕里嶷嶷章甫非聖勿言惟道是與千古而下俾侯齊  
士榮旂贊曰聖人之門學者伉伉彼美子祺行修志淳異端茲害微  
言服勤格于我宋侯封是新行太常博士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崔遵  
度撰顏之僕贊曰洙水悠悠子叔優優及肩等賜升堂並由元后時

邁禮成介邱旌此達者爵爲列侯遽瑗贊曰達哉君子外寬內正好  
禮直躬衛風斯競瑞命昭錫元符報慶俾執信圭千齡遇聖太常博  
士充集賢校理張象中撰顏噲贊曰回也庶幾諸顏近之洙泗授業  
汶上從師輔翊儒道經營德基俟於濟君子攸宜步叔乘贊曰聖  
人之門子車服勤學以時習道益日新數仞爰處函丈是親追封遺  
烈旌美儒臣行太常博士直史館劉鍇撰叔仲會贊曰斯文有宗吾  
道不窮執筆迭侍惟賢比崇少成習貫函丈順風東巡駐蹕霈澤儒  
宮顏何贊曰木鐸興教英賢輔翼猗與子冉恢章文德孝悌承風詩  
禮是則千歲丁辰始開侯國行太常博士直史館姜嶼撰狄黑贊曰  
矯矯子皙來學有方依仁游藝攝齊升堂羽儀先聖物色上庠林慮  
錫壤百世之光行太常博士直史館陳知微撰燕伋贊曰八九之徒  
俱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媿鍾靈咸錫浴德洙泗增封汧源皇澤  
斯被鄭國贊曰懿彼子徒挺生闕里日遊聖門躬授微旨德音孔昭



令聞不已疏爵胸山式旌遺美行太常博士直史館王隨撰秦非贊  
曰七十之賢皆傳聖道彼美子之學臻堂與珍席珪璋儒宮黼藻列  
爵華亭令名長保施之常贊曰懿彼施常學深儒雅魯國上賢孔堂  
達者跡晦名彰德高言寡侯封是邦昭錫純嘏守太常丞直集賢院  
撰孔忠贊曰賢哉先生接踪夫子道貴希聖勤斯行已闕里服  
膺國庠從祀載享侯封式昭德美守太常丞直史館陳撰邾巽贊  
曰展矣子斂孔門高弟模範將聖博約六藝斯謂達者顯於當世追  
封列侯流芳永裔守直集賢院范撰公西輿如贊曰鍾美  
齊疆從師魯國展矣斯人道臻聖域禮墨金繩慶敷文德薦享侯封  
永光廟食大理寺丞祕閣校理劉筠撰公西巖贊曰魯多學者服勤  
游聖祝羸惟肖藏也成性綽有餘裕是亦爲政追侯於徐用均天慶  
大理寺丞集賢校理宋綬撰琴張贊曰反魯之始從師去里不試故  
藝善言攸紀非義罷弔崇仁爲美銘嶽益封用旌君子丁謂又撰左

邱明贊曰猗與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韻人希  
末光慶封錫壤廣魯之疆晁迴又撰公羊高贊曰高也解經辨裁咸  
服學官所傳齊名左穀追獎肇封宸心允屬闕典彌逢時文載郁李  
宗諤又撰穀梁赤贊曰仲尼修經感麟絕筆赤也發揮奧義斯出立  
學名家道隆盛日列爵疏封式崇儒術楊億又撰伏勝贊曰伏生明  
經爲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諸齒壁藏其文口授厥旨建號旌儒錫  
封仁里周起又撰高堂生贊曰秦歷告窮炎靈啓祚篤生令人允貞  
王度名教斯宗禮文有素勒封告成式昭餘裕李維又撰戴聖贊曰  
安上治民惟禮爲急賴君大儒發揮講習傳授實繁其學遂立均慶  
疏封寵章斯及王曾又撰毛萇贊曰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詰訓  
誰其嗣之毛公興學永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治禎期錢惟演又撰孔  
安國贊曰顯顯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廟庭事彰  
善繼東巡受封是爲褒異戚綸又撰劉向贊曰漢宣之世穀梁興學

子政大儒煥乎先覺道業光顯風流遐邇展采逢辰寵章傳渥陳彭  
年又撰鄭眾贊曰經禮三百垂世作程仲師爲訓其義昭明周官先  
覺漢室名卿元封班慶茂爵追榮查道又撰杜子春贊曰三川二室  
英靈所鍾學窮周制譽萬儒宗杏壇闕里差有比蹤一命作伯慶我  
天封崔遵度又撰馬融贊曰季長博洽爲世通儒名立訓傳善誘生  
徒東觀文炳南國化孚躬圭之贈明我升符行太常博士直史館路  
振撰盧植贊曰堂堂子幹學洞今古業紹師聞聘交四府登朝抗議  
排戈赴主吉禮告成遂聯圭組鄭康成贊曰漢德云季藝文乖外實  
生純儒克明大典學徒旣盛師道益顯疏翁昌辰允彰積善服虔贊  
曰子慎清介文采詳練博通經史爰作訓傳百世之下皇明乃睠登  
岱錫封永昭廟奠行太常博士王曙撰賈逵贊曰猗與景伯爲世通  
儒發明左氏富而不誣禮成大報澤浹中區躬圭褒異垂勸生徒何  
休贊曰何侯博達含章履溫作爲墨守是謂專門仙閣接統驚冕推

恩思樂膠序儒風益尊王肅贊曰子雍秉彝凜然正色達學多聞能  
窮先識益厚增高崇儒尙德介圭追榮丹青載飾守太常丞直史館  
陳■撰王弼贊曰易之爲教潔靜精微卓哉輔嗣極慮研幾天才逸  
辨元理發揮慶成疏爵用峻等威大理寺丞充祕閣校理■撰杜  
預贊曰博學多聞昔稱癖釋例旣詳異論斯斥逮我慶成布昭純  
錫追寵公台增封疏秩宋綬又撰范甯贊曰豫章篤學通覽墳籍研  
講清婉沉精善釋準裁羣疑敷陳至賾運偶慶成疏封需澤  
尹復臻孔子小影贊 夫子之像其初孰傳得於其家幾二千年仰  
聖人之容色瞻古人之衣冠信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夫  
其道如神其德如天則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蓋無得而名焉  
蘇軾孔北海贊并序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  
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  
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

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庠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啜嬰涕泣流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爲喜天若昨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子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尙友于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米芾孔子贊 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既無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又手植檜贊 煒東皇養白日御元氣昭道一動化機此檜植矯龍

怪挺雄質二千年敵金石紕治亂如一昔百代下陰圭壁

此贊舊刻於先聖手植樹旁歲

月既久且再罹煙燼字漫漶已甚乾隆辛未六十九代孫繼洵得米元章墨蹟於華亭同寇張文敏家結字較小而骨格風神迥無有二因重摹刻石并移舊刻於同文門下

元元明善檜像贊并序

乙丑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

許就刻之爲宣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爲龕像出於手檜爲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爲難合爲二難宜爲儒家世寶乃百拜而爲贊云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就之溫然見其參於前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斂之管窺浩浩其天是倚以爲甘棠之堅邪抑與夏鼎殷盤而傳也

明趙伯善孔祭酒贊

德音渾涵兮丰神秀整才學內宏兮文辭外

騁爵世上公兮敷歷臺省瀛洲辟雍兮斯文主領勇退歸來兮尙華晚景沒而不朽兮名垂久永丹青莫狀兮靈臺炯炯於以仰聖人之後兮彷彿又得見乎小影

黃晉擊蛇笏贊

於烈孔公碩大且方麟鳳在郊百怪斂藏爾蟲何

知乃罔畏怠恍彼蚩蚩改聽易視維是手版猶古壁圭千鈞則重巖  
鼠則微憤激於中有弗遑計寧使妖血狼籍沾漬展也先覺俾民不  
迷九原真作物是人非人之非兮鱗鱗之舞尙其聞孫曰予樂侮

陳鳳梧聖賢贊

孔子贊曰道冠古今德配天地刪述六經垂憲萬

世統承義皇源啓洙泗報德報功百王宗祀顏子贊曰天稟純粹一  
元之春精金美玉和風慶雲博文約禮超入聖門百王治法萬世歸  
仁曾子贊曰守約而博學恕以忠聖門之傳獨得其宗一貫之旨三  
省之功格致誠正萬世所宗子思贊曰精一之傳誠明之學聖門嫡  
派斯道有託發育洋洋鳶飛魚躍慎獨之訓示我先覺孟子贊曰哲  
人既萎亞聖斯作距詖闢邪正論諤諤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  
霜泰山喬嶽

胡纘宗天子贊

一以貫之金聲玉振是謂大成賢於堯舜教在六

經道該羣聖生民以來未有其盛

李夢陽夫子贊 鳳鳥不至人莫之知行廢知命獲麟竟悲已詘道  
信萬世攸師願學講何小子敬思

曹于汴手植檜贊 尼聖植教萬古長存尼聖植檜與教並存教之  
興替世運攸係檜之榮枯與教並係教係於世是可知也檜係於世  
不可知也惟不可知斯爲聖神

王公弼靈檜贊 讚神聖者功德彌隆四時符序兩儀合明化及草  
木雨露滋榮瑞根元植秉粹含靈繁枝脫盡獨挺孤踪爰蒼其色爰  
貞其形望而叩之玉振金聲不陋漢柏遠邁秦松以立士節以式臣  
忠與天地老會日月精撐扶世教應運其興千秋萬禩瞻仰斯同

銘

宋王禹偁魯壁銘并序 在天成象壁星主文聖人藏書所以順乎  
天也噫乾坤不可以久否故交之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又繼之以  
明又籍不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當周之衰則否屬魯之亂



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遇漢之王則興其廢也賴斯壁而藏之其興也  
自斯壁而發之矧乎三墳言大道也述於君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業  
備矣述於臣則皋夔稷契伊呂之功盡矣濟乎世則六府修矣化乎  
人則五教立矣向使不藏魯壁盡委秦坑焰飛聖言灰竭帝道則後  
之爲君者不問堯舜禪讓之德禹湯征伐之功文武憲章之典將欲  
化民不亦難乎後之爲臣者又不聞皋之述九德夔之諧八音稷之  
播百穀契之遜五品伊之翊贊呂之征伐復欲致君不亦難乎世不  
知六府則無火食之人卉服之衆與夷狄攸同矣人不知五教則忘  
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與鳥獸無別矣欲見熙熙之國政平平之  
王道不亦遠乎嗚呼金有籙玉有櫝防之以關鍵固之以緘滕必有  
竊而求之者蓋重利也斯壁藏君臣之道父子之教人無求而行之  
者蓋輕義也天恐壞斯壁毀斯文命共王以壞之伏生以誦之使天  
下皎然知上古之道其大矣哉銘曰據山高兮爲秦城鑿池深兮爲

秦坑城之高兮胡先壞池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  
兮猶不傾壞之者共王誦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  
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復泰如日月兮晦而復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  
爲燼秦之坑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側唯斯文兮用之  
不息

石介擊蛇笏銘并序 天地至大有邪氣出於其間爲凶暴爲殘賊  
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爲  
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間寧明天慶觀有蛇  
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廟朝焉人以其爲龍舉州人內外遠近  
罔不駿奔於門以觀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侍御孔公時佐幕  
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  
亦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版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  
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矇見青天睹白日故不能

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爲董史筆在漢武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劒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誅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斬張尙彈梁冀漢室又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徒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爲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爲朝廷正人笏方爲公之良

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乃能受  
笏之爲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淫妖公之  
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忘斯笏不藏惟公寶之  
烈烈其光

米芾手植檜銘 乃根子哉乃枝子哉子哉子哉子哉子哉子乃爰  
乃子乃升乃日子子乃月子子乃

金高德齋杏壇銘 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挺  
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舌金口三千之徒義由此受我瞻遺壇  
實爲教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

元張頤檜銘 茲檜之幹高參於天茲檜之根深及於泉是爲手植  
自古有傳去聖伊何曰歲二千氣芳而達色殷而堅誰謂崑岡良玉  
以真誰謂斧斤美茹以連嘉種載衍有芽其卷茁乎甞聞東廡之偏  
乃徙故處全其天然孔氏以興矢言有焉粵若三祀葱葱芊芊聖道

以續聖澤以延朏朏其仁淵淵其淵自今以始於億萬年

明李東陽詩禮堂銘 惟孔有庭聖訓攸在父立子過其徒是賴其

訓維何維詩及禮手所刪定教自家始聖不可作庭名固存萬世是

師矧惟子孫新廟旣闢新堂亦遷有來繩繩世守勿愆

又金絲堂銘 惟孔有宅曰惟聖門魯共何人欲壞更存惟壁有書

四代之文維堂有聲八音是聞此事茫昧書則真有有堂載新宅固

其舊聞樂知德斯言已久金絲在焉名不可朽昔堂在東今堂則西

欲究厥初視我銘詩

陳鳳梧闕里鐘銘并序 維闕里有廟實先聖降神之地而設教於

茲杏壇固在焉歷代尊崇規制寢備至於我朝益加隆重孝皇鼎新

宮牆極其宏麗皇上龍飛改元鳳梧適承乏巡撫祇謁廟庭偕衍聖

公聞韶達觀厥營時按察副使錢宏在陪位謂廟宜有大鏞以宣金

聲而舊鏞以鐵厥音弗聰鳳梧趨之乃檄兗州知府陳談籍官銅若

千鈞卜日範型鼓鑄惟良爰稽禮塗覺懸於闕里之鐘樓晨昏考擊  
聲振洙泗僉曰盛哉不可無紀敢僭爲之銘曰夫子之道集厥大成  
始終條理玉振金聲闕里翼翼四方是式絲竹餘音壞宅可卽矧於  
昭代廟制益崇乃模乃冶成茲巨鑄實大聲宏鼓中聞外覺我未覺  
啓厥聾聵聖謨洋洋德音孔彰如聽警效曰和而莊瞻仰杏壇禮樂  
斯備肅然起敬王祀萬世

袁禧如孔檜銘 蔽芾甘棠德也勿忘矧茲手植道脈潛藏了無枝  
葉不露文章苞孕千古吐納陰陽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其動也闢其  
靜也翕禧如觀之一貫體立亦曰太極一部完易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八終